



擬山園選集卷之六十六目錄

墓誌銘

三

監察御史雪園王公墓誌銘

餘吾李公暨兩孺人合葬墓誌銘

何妃繼夫人王氏合葬墓誌銘

玉台鄭公合葬墓誌銘

少保魯公暨李夫人黃夫人墓誌銘

心矩張公墓誌銘

隱君連太華墓誌銘

擬山園選集卷之六
耕野王公合葬墓誌銘

三槐党公暨孺人李氏合葬墓誌銘

擬山園選集卷之六十六目錄 終

擬山園選集卷之六十六

孟津王 鐸覺斯甫著

墓誌銘 三

監察御史雪園王公墓誌銘

王公諱應昌字亮之號雪園山西洪洞人五世祖曰福嘉靖末徙居睢州南河堤嶺曰鸞曰希堯娶張氏繼郭氏貳室喬氏生玠許州庠生郭出無嗣次卽雪園公喬氏出公曰七歲孤為宦家炙肉家貧就外家又徙居柘城公素廉直不

曲徇人弱冠入泮甲子舉鄉壬午令交河原冊地畝缺三千勲戚貂璫及鄰邑豪右吞噬而財賦壅蔽交人代受殃公憤起曰蕞爾土當此獷悍骨髓竭矣勇為清察徵派一遵賦役全書優免牢據會典強脅力者迫脅之不少遷就交西富莊驛東新橋水驛裁濫費蠲臬心歲省民五千餘金張二豹呼喻武強蜂聚數千于富莊驛西毛家營蠶民生境內騷動行者戒趾已數十季矣公勇為震刷親督兵繞其巢攻一日不下乃盡剝附營棗樹結成木寨明日奮力攻之賊窮嗥諄崩裂走者悉擒獮之修壽亭侯廟引羣士講春秋癸未己卓異聞方內召居胥頃李寇至墮北京公挾印入恒南集父老諸豪傑起義恢復河澗獻縣交河東兗峇寧津土寇鴟張公勇親往化誨咸降服公就居海豐交河民思公如考妣籲請復尹公再蒞交民大悅撫臣奏公殲寇功召為御史公勇於建白首重人材寬賦稅繩彼詭諛梯亂者侃侃不棄其鯁按部于泲

事不小苛申收解汰已甦救民不飾簞簞重繩
之狡獪舞文鈇已重條嬰兒皆讐肯江東粗定
九郡士大夫尚疑畏愬愬公集諸紳戟山亭開
導教誨之德意殷殷一切從前橫戈事寘不問
順治丙戌五月從大兵東渡公勇于肩任請當
事者勿妄殺薦御史霍公逢會方馬諸兵陸梁
遠近驚懼公同督臣張公鎮將田雄張杰副將
楊虎田龍等兩戰捷方國安又駕艘百餘潛天
竺山放火公同諸將生擒兪龍等燬賊艘又於
潛土賊姚志卓鳩衆公勇往殺傷鹵獲甚多江
右沸甚公設策防江上下千里自是江東土始
入版圖矣所參諸違詔加派尚觀汰唐肯昆等
咸從重懲及復命囊止一硯古書數卷所刻陽
明先生傳習錄而已無爲州胥蠹某敢桀肆行
公正其罪胥司上其贖萬餘金公痛治盡捐
不問牛晉山峙金陵西南前代爲勲臣所據令
胥司變價公已俸償價仍還之山復命晉一級
按恒南除元氏積蠹甦四郡郵傳狀不苛細毛

揚山園選集 卷之六 三
摯兩月而終公吾洪洞族也每講經曰聖言爲
砥洗心勿没于勢雪園喜笑淡胥合也公生某
季月卒某季月壽五十胥三所著書云云配子
孫云云曰某季月日卜兆某地銘曰
入公之堂詩書郁芳翫其擷文雅度琳瑯細覘
其行之政事軍旅者一何挾雷霆而厲冰霜媚
于當宁視金粃糠無非曰道爲之架而曰仁爲
之藏嗚呼人疇不歎公歎不亡

餘吾李公暨兩孺人合葬墓誌銘

高兮距某董二百餘里夙知餘吾君能博物也
後胥事銅鞮米山程如弦師言其人侃焉無互
不爲市交迨庚寅冬湖南督學道按察司僉事
棠馥曰狀請君合葬誌碩人溘狀逝哉人亡矣
按李君諱濬慶字紹祚先世沁源縣上人遷高
兮王寺桂生鸚鵡生芝芝生向春明經爲秦西
鄉令孺人田氏生六子濬仁濬德濬功濬業濬
慶濬澤君少肄春秋伉爽孤特無詭貺大埤于
學廓弘蕃懽經術曰振卒踰棘圍嘗仰歎曰吾

耨之易弗穡之穫也若無天乎狀事親溫清無
怠心逮執喪奉櫃臍骨備物不日累諸昆君之
伯鬪墻君泣解之翼叔之子罔濱于殆君性無
忍詢日古人勗慘憺見凶德不能狙俛仰舉宗
亦憚其嚴誘鄉閭息訟鬪歲饑出粟餉衆謂君
止日物博聞洽文學之廓弘也其狀歟君壽若
千生某季月日終某季月日啓孺人穴始合于
城外某原孺人郭氏郭某女柔嘉勞劬多內助
繼孺人楊氏處士某女卽六子所自出善事堂
上力紅事梵內外指不悒憶而受約束家不索
訓僉憲君慎刑獄取士生某季月日終某季月
日壽若干子棠馥已卯舉人丙戌進士起家秋
曹堂馥諸生孫若干疇謂天遠耨無所獲耶銘
曰
豈不侃侃豈不灌灌爲人之彥於身胥準何難
乎一葵而百殿

鄭國讓端清世子先室何妃繼夫人王氏

合葬墓誌銘

是誌銘也蓋太鄭國端清世子之竈若干季矣
予未及見端清而與子竹齋君游又與孫丕君
遊保弓主冰壺牡麻經與弟咸來拜請曰子大
夫知端清也操行謂何梱內弗彰不肖不敢揜
諸土幸為闡之予曰宐哉夫人河內北關王一
中女母張氏將生夫人日邊雲五色下降氣甚
秘傳于母遂生夫人莊約夙無笑詞敬事不苟
季十五歸端清世子先室妃何氏胥埤于胥政
季若干沒端清念何妃勤惠難為繼迨夫人委
禽而躬治家不違端清意率諸婦及婢操作束
橐概量釜鼓不爽于則不侈于胥家用曰不索
肯端清好讀書專著作慕子臧為人再三抗疏
讓國夫人色不動不尼且告曰爵祿人之纏也
母乃勤于而體曰生憂乎願不請封衣布麤糲
曰終天季端清甚喜曰汝何減龐公耦哉遂縞
衣結廬同遯于丹河張店邨端清殫心于曆律
星數經史詩文暇卽藝竹蒔花引泉灌畦蕭蕭
朕不知世之功名榮辱又無多田租入夫人經

紀之無關何夫人生長子世孫素亭君從隱河
上落拓不偶夫人力爲庇夫人季二十六竹齋
君生亦不請名封令師王公賓吾學是皆遠近
皆知端清之德而齟齬者忘其德侮焉端清色
不動彈琴吟歎命童升歌舞樂綴自快也他日
夫人曰吾知君無動意者夫人豈必盡順適爲
得意哉謝事乘權理也彼丐爭豈何道歟沾沾
乎斗筲矣端清則又大喜曰斯真內耦也豈但
家之不索已也忘爵祿能忘榮能忘榮豈不能
忘愿吾樗櫟方與天地尚羊而齟齬于物生憂
曰櫻吾寧我與造物爲吾意邪爲無意邪及端
清没夫人晝哭吾禮服闋吾勸爲竹齋君請封
神宗皇帝曰使吳季子後不逮諸宗沾餘糈善
何曰勸遂錫之爵無何大寇窺城急人心崩多
犇于雒僕吾龐言欲犇雒夫人慄狀止之曰我
宗藩裔世受祿而忒之被苦蒙棘是棄其所曰
服義也狐狸豺狼卽不利吾歿已耳敢自愿于
泥塗不固众志曰戚我先王與端清乎卒不果

徙寇尋亦走鄭庶人之虐昏墨攘田及于夫人
且索藏焉屋瓦俱震或謂夫人出則止夫人曰
彼何所不逞欲梱不踰闕今出而市人見之奚
呂贊德不可出後庶人殪始得田其田庚辰秋
扶杖仆地起持數珠坐不語保弓諸君強之語
曰勿言恐亂性也辛巳夏病革誨之葬曰勿華
吾縞衣麤糲呂從端清隱丹河之上四十餘季
不入城歿不可用妃禮夫人生某季月日沒某
季月日季若干某月日合葬城北長子翊錫封
鄭世孫先妃何氏出次翊欽卽竹齋君封鎮國
將軍夫人出孫長常潔封保弓王常濱封輔國
將軍常瀝常滌常洞俱輔國翊欽出曾孫二人
芝秀芝瑞濱出端清蟬蛻于功名之外不呂爵
祿纏其躬困其志豈不千古奠立哉不知其佐
助者復胥良耦不憚食素韞瘞督傭保咸手指
自瘁善承梁笱惠何妃嗣不動于齧嚙不爚于
寇蠶雖其性歟何繇而狀也豈非端清之堅貞
履繁胥呂刑之乎弓能彊彌附理焉笱厚羽淡

而重之疏之象之也寧不與操行者有合歟是故予曰爲婦德之知匡大誼也闡不細矣於是乎銘

銘曰曰淑約躬曰義臧成曰隧宮曰婦宗其淡利忘榮耶不曰獨而曰同

玉台鄭公合葬墓誌銘

公鄭氏諱鼎字爾調號玉台閩龍溪之古縣里人也官貴陽廣順州守天啓二年六月曰禦賊歿夫公之節槩著天下至今十餘季黔之縉紳大夫猶曰鄭刺史不媿乎其職今曰某年月日葬某處其子崑貞子門人聞結束軍衣携二蒼

暮請于監司蠲賦居三季考績將擢矣適奢僣
變南荒震恐安邦彥佯諍襲官洶洶胥反狀公
條其不軌事密召策于督府曰邦彥颺矣苗罔
用命必甲而出吾境也急買穀召足官廩况安
奢相首尾急陷土司之慕義者召中將之按地
形偏沅及弓越山螺其勢道路出雲霧間恐安
順新弓爲彼據則省會坐受其嚙則隆里谷角

急矣顧無如肉食者之咈於此何也公益憤鳩
民剗大木立柵呂土內之柵成賊果與諸土司
合宵謀知二月初七薄廣順廣順金土司幼而
懦百姓曰賊將度吾枕席矣皆依公駭愕不知
所為公乘障率死士介馬嚴備泣血誓衆初七
賊將陳良呂二舅騎攻柵公大呼曰能守則賊
可禽獮呂報天子之神靈不能守生歿呂之士
卒弓日感激公皆泣下如雨是皆殊力鬪賊稍
却日暮賊復次至夜聞四起皆火聲頃刻焰歛
難邇賊鼓譟入公歿之僕鄭瑩六人與俱崑貞
方為諸生哭赴數千里兵燹歸其明季軍解又
走數千里得公屍于城隍廟之左公數見寢于
官黔者繇是用櫬護歸于某季月日啓孺人黃
氏合窆焉誌曰信乎爵之無崇卑也黔蜀皆朝
廷胥而任事泄泄釀成久釁公為廣順守無數
十萬之師數月之糧策奢安如持鑑當事者疎
于謀而反咈之假如用公言豈至賈旣狀公不
爽其力白刃不動蓋曷代一魄寧與鼠竄之輩

同日論哉君子曰天下之不治剛直之不幸也
世不多覲剛直者而竟曰節死封疆非世道之
不幸耶嗚呼公之自力豈僅一州而已論世者
安得無惜也公治春秋善詩文所作稿曰兵燬
狀公又不召詩文重崇禎初天子贈公光祿寺
卿子祭謚生嘉靖庚申壽六十三孺人黃氏生
終某季月日壽若干公系出滎陽穆始來閩數
傳生均賢生國載生美生謹生森生公公生
子嗣貞廕錦衣衛左所正千戶崑貞甲戌進士
行人御史復貞諸生女二孫元熿元燦元熿元
然元炯銘曰
氣礪霸宇掄文奇翥及臨武事強毅如虎組胄
淬鋒刃馬龍舞積糗會城不餒干櫓廣順邁兇
公捍呂衷太乙玄樞弩轟戟霆衆心效總賊將
負崩天地軒輊神鈴飛腥數坎天吳戎興攻火
公殞者軀廟護厥骼志吞獬豸山尋水呵赤燾
蒼蛇猶想英爍天子曰都喪我烈臣節明若午
龍祥肆侵貞血不腐松石眷新皇天虹亘萬季

斯人

少保魯公暨李夫人黃夫人墓誌銘

今皇帝思震武威不冒中外惟公勤事戰歿貴陽用光于戎緒公諱欽姓魯世濟南長剛清人也胥大志欲立奇功自效始祖某從太祖渡江自夾河功戶侯世其爵迨公八世四歲失恃長先配李夫人不數季夫人逝公辛酉會舉初任武安海寇牙孽公戰胥功典禁旅專闢西秦耨易屯田得川田畝二千頃尋爲太原右將軍

鎮北樓口卜酋虎眠不貢者七季矣公藏戰備
自捍渾應繁代胥功數季授保定總兵疏靖固
北邊自拔旤本岿安邦彥貴陽亟命懸扁刻公
自總兵總理四鎮救之不四旬至沅州蠻酋恃
險負凶而六廣兵新劬龍里衛其喉也賊何中
蔚稷焉公整車籍馬追蓐洒濯士心激而縛中
蔚俘之斬級胥功下衛路始通貴陽圍解城中
歡呼動天地羊雀狎狼固水牛衡刀靶水里谷
壩野雞十匹巢巖峻湍悍人鳥獸狀公誓衆賈

勇擣其虛又入苦竹渡遇邦彥于黑石破之繇
黃土攻進坎長壩雄所公六被創斬級二千餘
公氣益果欲焚其窟若不掣于議賊豈復能熾
乎明季下衛凱里遂為賊斂公攻巖頭弓大木
固又胥功斬級七百攻六日底盤江滇路通矣
禽賊總兵沙國珍彥入普定公戰江家衝明季
深入賊地織金虎場衿鉀者五閱月攻長田弓
越溽暑禽賊都督天保阿秧先後斬七千餘級
權貴噎之不予糧軍饑多潰去三月初八日賊
乘虛大舉糧絕力竭救不至公戰歿今皇帝慟
之曰卿也勞于黔事斬獲居多饜斷援絕慷慨
殺身厥忠節嘉哉副將都督祭葬賜祠名旌忠
數季黃夫人亦逝琴氏勗子一宗文立功報國
巳卯兵闌入墻路同侍郎吳公阿衡嘗賊歿于
戲公之父子未克展其志殞于封疆不墜勲伐
義矣公季五十冢男卽宗文冢孫國男公錦衣
指揮次孫京衛指揮世職于某季月日合一品
二夫人葬于某原銘曰

黔事披猖南土是瘠公任韞杙于師之會百戰
無餒馨鼓日銳沉暮老智耻爲懼退澗箐密礪
毒砮沕沕芟戢戟數整其門六戎克鯨馘剗
斯焯鐫譙攸伏體魄阻侵師需罔繼呂珍金鉅
三軍咸哭虎臣克惇天子乃葵慙典蠲新呂饋
呂占祁連象墳懦鬼削色羅施鉢心佞倖泉公
公歿聲聞悠悠萬禩人目所欽

巡撫保定副都御史心矩張公墓誌

予自髫季交心矩君先世卽居偃師少溝其祖
日英曰林曰文迪曰廷用曰皆中曰

號龍

田爲諸生封中丞君其季子也張氏自龍田公
始聚書君少事佔俾卽呂意氣自豪磊落與世
俗杓鑿予貧君亦貧初逅于雒城南見其于鬣
偉幹倣儻不嘗問之笑曰我張其弓子非王鐸
乎遂定交後已酉君不第至乙卯丙辰君爲行
人又六季予始登進士爲簡討見君歡甚君坦
夷無崖異取酒夜飲及君爲銓部見予輒命酒
酒數行擊節和歌淋漓不醉不已予惜君之俯

仰欷歔若胥不丐也其意固胥寄矣其選汰疏
稽滯至考功主外計黜者同庶言爲回卿攻駒
書數胥不姦郤贖緩未幾乃巡撫保定邢州西
土寇數萬爲暴孔熾士皆鱗次鹿駭君唱義提
士伻往恚曰地方之害我爲爾驅除此非纖介
蔓則難圖寇且乘我之倦乃賈勇先登一鼓而
殲之是季子之官秣陵已與君締姻過真定君
張酒具坐定闔門與二三酒人酒酣談謔令歌
者歌擊筑者擊筑且曰彼歌諧若何未諧若何
及月落星移甚相樂也少頃泣下復起舞徬徨
若鬱結焉而無人知也者一座愴狀君曰人生
胥窮不窮豈非命也耶子知我者已而復笑子
是呂又悲君之胥感于身世也丙子君操兵于
紫荊倒馬龍固介馬敵兵于涑易間火攻殲數
十騎乃退君耻呂捷聞考績晉君副都御史比
秋舉入墻路薄京東五十里駐四十日未南兵
頗饑困可擊也我兵不肯動公營兵半調房山
固安餘者三千而已中樞檄君鎮良涿寇南又

檄鎮霸州方抵霸又檄守阜城門上念君勤主
先至賜幣錙獎焉兵又南我兵數十萬又不動
上命君煥督鎮勦之夜兵營火畢君呂三千人
衝先鋒吹鳴角巨礮激射多所傷兵稍却味爽
入雄敵攻雄急賴君呂守岢兵圍真定八日矣
幡幢蔽野諸將不設前君恆提劍罵曰真定繫
一身不繫南北吭不拚歿救之可乎刃未接兩
鏃君幾飲羽矢在馬白肉城人聞殺聲謂兵方
輟不知君擣寇之中堅黎明殺斫禽獮兵潰而
真定圍解十一月十九日也真定危在漏刻君
如遲一日至真定礪矣君入城城中援兵十萬
不動徒索芻粟內擾耳君恆請總督中貴躡勦
皆菜色囁嚅亦不動君分將援邢洛內丘滑濬
多所保噉乎君一身鎮城城且孤諸援兵匏繫
寒心君安能分數身呂四應歟予呂書抵君君
鞅鞅欲得一當呂革尸而不知其他其如掣肘
不如意何所繇欷歔抑鬱不得志也而卒不免
悲夫封疆獲罪豈非命也耶君季五十胥五丙

辰進士呂某月日歿于邗山陽妻封恭人閻氏
貳仕氏子燧閻出廩生先君歿女三皆各歸孫
男二允元允亨幼君性惻隱人待呂衣食樽斂
婚嫁輻過真定真定人哭之至偃師偃師人哭
之子亦哭之數夢君庚辰秋夢與君談謔飲酒
不復擊筑按歌君甚喜無生前鬱結不丐之狀
君為封疆受過各傲儻之意氣而不得志其達
于命也耶噫君入而勤王晝走涿夜走霸今日
良鄉明日阜城門命如危卵目不交食不咽當
白刃鐵戈之前不懼虎吻視擁數萬者處處按
甲不動則何也他日必卹臣子之分君可慰矣
君為行人為吏部郎鄉會得士若干劉君理順
呂第一傳臚陰君潤為直諫修文行皆君門士
云
銘曰古之達者呂生榮為寄歿逸為休其偶狀
歟其實各所歸受歟偶狀則其秘撫不足憾如
歸受各裁制臨大敵而世愈柄鑿則固非人所
為矣君今歸必自知之胡為而狀歟嗚呼

隱君連太華墓誌銘

太華君山東曹州人山西臨汾縣知縣連訥珍
父也先世山西洪洞人徙于曹西北甘露集十
世六世上譜火高祖敘遷集東南三里小王村
敘生活活生倉及起起列黌生堂于丁巳終太
華君諱峰堂之子生萬曆癸巳妻孺人劉氏季
四十九卒君性愷悌樂易喜爲善家日凋敝畫
地自守不爲奔競事凡事以厚自處嘗訥珍季
方十二家益窘乃寄居妻父家始病瘡臥牀第
者久之不能盡其才無所遇孺人上以循太華
君下撫三丈夫子紡織餬口太華君一日召訥
珍于榻曰我丐生遇人無有設失雖甚窘不可
啗以利視道如尺克勤罔懈卽瘡病日久未嘗
一息殞志也天若華連氏其子乎敏之勿讀非
聖書有售不徒望溫饒或有表豎哉壬申訥珍
入黌君色愉曳杖辭妻父歸舊居構數椽覆茅
訥珍以經授里中弟子皆皆賴緩急以將堂上
二尊人皆太華君季四十九鬚髮鬢髮丙子訥

珍不第太華愀然作色訥珍頰嘗謝不敏曰兒
學未殖也逮己卯訥珍售而君色稍愉曰汝今
日若穡者秋狀祖宗肇德胡可讓也汝母自負
明季庚辰訥珍成進士而君色大愉命訥珍曰
汝忘食不充口肯乎汝其懋于官常我老矣督
二弟力畊三弟勤學門外吾弗問庚辰春訥
珍除臨汾知縣太華若者憂者曰我在家桑麻
間與二三友爲爾汝交不整整西走太原不欲
行強之始行旬日及臨汾語訥珍曰汝今爲臨
汾牧矣狀難下者氣也澤物者誠也從來貪酷
之吏借名重賦陰以取腴雕刻人肌骨忘老幼
之恤而禾秉芻米不寬錙銖以賂官不惟百姓
詈之其子孫隕越于後可勝道哉汝慎于斯語
勿忘也又半月鬱鬱少飲食訥珍進湯藥君曰
病革無益命作數珠一木奩一埃我瘞當築庵
學遺以終餘季呼女于第曰汝幼兒善眎之于
是惛惛復醒曰棺勿斑狸也取其堅而止迨五
月二十七日君爽狀曰木奩數珠安在誦佛不

輟遂逝嗚呼若太華君者可謂惇于厚矣胥訥
珍君在豈終不遇耶終某季月日三子長璧卽
訥珍公娶邑人武君弓女次瑞娶邑人侯學易
女次珮娶邑人陳廣女女一許聘王氏孫二璧
出某季月日殯于某原銘曰

何所遺子耶不曰財曰善貽安何所守道耶不
曰官曰楸厥賢於戲連氏開先百世其不遷

封吏部主事耕野王公合葬墓誌銘

太原吏部稽勲司主事王公玄獄芋謀所曰葬
其親俾予銘曰吾家數傳迨王父王父諱某吾
父諱來聘號耕野喜詩書理農事母楊氏勞于
內王父兩丞秦中勲王父無誹于民官之罷家
則寔矣介在邊徼苦邊患士卒不得釋甲束馬
而軍糧取無虛日歲不屢登塞下粟少入粟之
舊胥幅也軍民莫敢違輸數少不得啓處吾父
患之乃議豫備之舉且曰晉餽不恤軍食之闕
萬一吉囊諸種落生心士饑其誤國家事豈尠
哉約太賈人曰貲備糧且告餉司人給齶引繇

是賈不之困軍糗輓輸歲不匱于額軍亦不之
困如其困軍必貳民必怵則邊事不支何沒沒
也又數季而吾第吾父仍勤農務封徵仕郎中
書舍人載封吏部稽勲司主事吾母楊贈孺人
載贈安人母道得也誌曰多矣哉耕野公哉近
季邊警不輟天子方欲呂武定東西陲而士卒
不飽不能廸果毅惟轉餉不繼之故呂為邊憂
姑樹威焉欲呂裕于兵食其庸可冀乎嗚呼如
耕野公可謂造絕徼之利呂益于國矣公季七
十三安人季六十三某季月合葬某處子又曰
芝蘭芑芋藻芝蘭廩生芋卽吏部孫六曰尊士
先士前士善士元士多士女三孫女九銘曰
邊其利昌其世

明封山東道監察御史三槐党公暨孺人
李氏合葬墓誌銘

封御史党公陝西鳳翔府寶雞縣人諱同道字
與正關中之士識不識皆稱曰三槐公因號三
槐世之知公者或知其高尚不則知其遜物也

公識議闕行負其才口談手畫曉暢世變讀書
不得意乃淡自晦擲筆言曰吾不能取印斗大
卜築桑者亦可自老安能仰視諸貴耶遂隱于
林丘爲人坦狀無崖謙謙徒步至于夏畦馬醫
皆折節之事父母修觴琤柔色曰溫苴董灑薨
之細身必勤讓產諸弟晚季立義倉賑濟益多
所召名溢關中而終身退藏隱逸曰死當流寇
之迫寶雞血漲渭川守土者無色公爲陳長久
之策剖其利害晝夜乘城出千金倡彼貫頤奮
戟墉焉壕焉鱗次螭編鬪刃之中曰謀禦之如
風雨寇兵狀務曰活人公旌一搖口一呼爭來
汗走寇見兵整雖肘蜀蟠漢不敢斫寶雞城下
一木則密布機牙公之識議爲何如也嗚呼公
之事業百未一二施卽曰乘城論其智勇亦可
見已公壽幾十合李孺人葬于邑西長坡原孺
人已胥誌繼配李氏存子一南光祿正卿諱崇
雅娶陳氏孫一恂如廩生丙子副榜娶某女曾
孫一居廣銘曰

陶瓦也者弗曰之濟人麟騏也者弗曰之鳴晨
批櫛凶爬振之華翼之羣其大厥蘊也者其昌
鍊于後昆

擬山園選集卷之六十六 終

擬山園選集卷之六十七目錄

墓誌銘 四

春谷李公暨薛孺人合葬墓誌銘

蠡縣知縣拱垣王公墓誌銘

女相墓誌銘

翰林簡討贈奉直大夫侍讀學士天行丁

公墓誌銘

兵部尙書豫石呂公墓誌銘

行人南谷王公墓誌銘

擬山園選集卷之六十七目錄 終

擬山園選集卷之六十七

孟津王 鐸覺斯甫著

墓誌銘 四

春谷李公暨薛孺人合葬墓誌銘

萬曆間胥異人曰李春谷春谷君諱芳時孟津東四里李家庄人余姑夫之父余姻進士應天君之祖也余弱冠猶見君君修身八尺多髯慷慨知大體多俠氣磊落行誼不與眾同至其建論興革利害物情時勢胥味乎言之也先世長

子大柳里人元季名德者徒孟津生仲良生政
生振生彥章家始起生永福萬曆十三年疫貿
蜜與黎救疫者生槐野君九叙諸生爲南城兵
馬少野君九疇諸生爲大同某官槐野卽君父
君室孺人薛氏生二子長如桂次如標皆諸生
桂余之姑之夫也君貌旣偉多膂力讀書不饜
其志憤朕曰丈夫而無心于世也丈夫胥心于
世當談兵事西破羗北破邊安肯屋子作老婢
聲白首一經耶謀之薛孺人遂棄去折節從壯
士和穆受兵灑角技精劔術用戈長丈三尺木
柄頓挫如舞性信直與人約不渝善飲酒食數
算食器事槐野君謹曰產之腴讓其弟督二子
學惟嚴里中猾不假毛髮不爲非義不受世之
溫蠖居恆衣食鰥寡見人無大小皆敬其意念
深沉蓋欲胥曰用之也而時無薦引者君且鬱
鬱不自得乃東游汴舟中猝遇大盜四十餘蠶
食他舟公不丐不曰色加盜陽風之使下舟及
于陸君用長戈與二三少季夾鉞刀與鬪聲震

林木手刺數盜盜迫急殊死戰君賈勇大呼盜
披靡盡殺之無遺種又數季病人雜求醫居舅
泉寺少參王君某喜武事曰時當備豫紕弘農
河南兩衛壯士令之城南射所試藝珞珞狀無
當意者君旁觀微笑力疾起卽衣衛士短衣犢
鼻禪變姓名前往扶之叱噉曰此小敵耳非戰
步灑肴善不善其卑卑固狀無足怪也數鬪數
折其角又數絀其議左右觀者從壁上望見皆
驚愕少參君大雄賞歎曰使子當霍去病甘延
壽時曷戶侯何難俯而取攜哉少參未幾遷去
而時無薦引者歸而與孺人薛旨臚花木令人
鼓瑟佐酒曰娛槐野君槐野君坦而卜家人多
懼其譙責往往置辨槐野君愈恚君遇事唯唯
不辯也又數季益鬱鬱不自得北海大同觀塞
上風沙視諸險隘及甌脫欻歔者久之過從少
野君肯邊人苦兵互市物易爭恐開釁兵又強
盛叵測足爲寒心君籌之曰非肴曰懾其心乘
之曰譟奚曰自樹其固而靖怨乎君一日約與

兵較勇與舌人講兵灑取丈五尺木戈相角逐
兵力孱莖莖一舉置地上君提長戈旋轉頓挫
如意魄力逼人兵乍指辟易皆脊駭色曰市則
牛羊選具而已中國脊驍武大力者不第一二
人也幸無生事蓋夷之重武事憚君靈威其天
性如此大同苦寒居人當大雪皮裘飲酥閉戶
君曰天下將脊兵事我輩若遇時當學古人立
功邊陲已紓國家之憂且筋力不用則不猛毅
何可不習勞待時歟因言邊情地形利害怏怏
乃發其弓服其矢長及大刀騎善馬引鷹犬馳
獵于大澤溪壑間羆狸犇走騰逃君捷取力如
虎用其所未足意氣殊甚快矣而時又無薦引
者歸孟津嘗獨酌俯仰似脊所憾不曰語人未
幾病余往視君雖牀褥偃臥而毅狀壯氣未嘗
不浮動睂宇與予談塞外事論國家開邊大體
文武懈弛志乾沒而不實備武固圉憤恨切齒
少頃輒涔涔淚下何其壯哉何其壯哉又數月
而君竟歿孺人薛氏刺泉修餼非其至者孝干

槐野君及姑敬事春谷君其德足爲春谷君逮
矣君壽若干孺人壽若干君生某季月日終某
季月日孺人生某季月日終某季月日合葬于
下古鎮東一里兮原王鐸曰人亦固遭遇何如
耳春谷君曰才氣若彼令當日胥人焉汲而推
轂之爲朝廷效一臂之用其武勳未必在耿弇
馮異諸人下惜乎嫉賢抑才者多能識士于稠
人中爲國積材曰備大用者幾人歟自古士胥
白首蓬牖甘心老死終不附權姦曰求援引豈
無見者乎英雄沉埋如春谷君不少也所曰鼓
刃擊筑恆痛飲射獵輕世而肆志焉其人豈苟
圖功名與枯木朽株無異哉老驥伏櫪烈士暮
季用不用蓋云遇也余于春谷君不能不三歎
矣君女三適某某孫五長卽際期應五君庚辰
進士次振期諸生亾余之表弟次光期次當期
次應斯孫女六曾孫三曾孫女一銘曰
胥心用世乎不干顯者如斯無心用世乎骯髒
聶兵者何爲世鮮異人何不鬱鬱曰悲

蠡縣知縣拱垣王公墓誌銘

崇禎戊寅十一月初十日澤州拱垣王公爲蠡縣尹敵破蠡公歿之距生季胤曆丙午六月初一日終季三十有三是訃聳京師無不壯公懍烈能執干戈衛郭郭義也而厥弟孝廉君緒宏踰太行巨狀徵銘予讀之欲淚曰拱垣公巨義崇躬所謂虞殯相屬聳鼓致歿天亦妬才令國家失一貞濟臣不爲社稷大用使之弗延歟斯之關世鉅矣乎志曰公諱采字拱垣生卽英毅娶李氏俱韓氏六世祖普居山西澤州城南普子和和子應道應道生激子三忠顯呂山西解元官陝西按察使贈父激弓涼知府生子三公居次十五入庠試輒冠一墨吏代庖衆皆爲壽公獨止少卽不肯纖趨阿人意攜其文東過金山毘陵虎丘訪名士談文渡南海癸酉呂五經舉鄉丁丑進士才氣軼人凡事悻直務呂身爲儀除保定府蠡縣知縣前蠡吾遠近中大兵多恇盜公殲士人與隸役之爲窟穴者解回馬

京米甦民而酷痛呂釋又批根殲假龍稟白晝
殪人泊里豪鄭某之螫而瘼蠡息矣念兵棘堞
土城火具墻臺繕甲李某慊公直欲阱公旋已
茲時兵下牛欄山再入寇侍郎吳阿衡抗拒歿
督師盧公象昇破楊嗣昌和議敢戰殺首級數
千歿迨仲冬破城六十佗郡縣咸懼伏公聳之
踴躍厲衆曰汝士民無惶我繕甲呂待敵不敢
逞汝其奮奮心我爲令何敢胄而掩面違心俾
罵世口詈我不忠哉頃之昧旦兵果薄城外如
嬰攻西北隅公憤起曰何兵之多歟礮擊獲數
十甲首又陰令人擣虛敵獍而伏坑中避礮敵
攻礮復擊如是數四時敵聚衆關弓矢雨集
城上礮矢盡空卷公自度不支嚼齒起敵刈旗
不稍後而流矢着胸遂仆敵得公不知也見公
偉軀白晷曰誰何公亢聲曰我蠡縣知縣令之
屈降乃躍起大呼我朝廷官勁直不阿豈從汝
鴟鴞狗鼠乎詈不絕敵怒亂刀斫被數十創被
箭者五之歿城堞間又殺眷枝二十餘人僅一

幼女脫亾何歿子嗣亾卽崇禎十一季十月云
其明季春侄孝廉君履險收公尸面如生不瞑
嗚呼此予之欲淚也是季予守大明門卽聿其
槩迨歸梁鄧南楚青衿外煽邑令解綬道迎助
斧斨爲郡縣羞比比也此其人喪心委骨肉豈
足食耶拱垣才氣過人程猷經用畀之季其亨
于歟歷弘賁厥功不迷昧顯利己苟圖當世豈
顧問哉季不配才歿不擇地所謂召義崇躬者
非歟又聿公讀異書有深識雖未大用爲社稷
攄其才狀亦不可謂淺也某季月日吉窆公
于澤州城南五里楊家窪恤典贈秩在旦莫與
九台盧子兮戎吳公相輝映公豈泯泯者與公
詩文若干遠近哭公無親甌皆下淚公之歿亦
復何憾銘曰

水有時兮垚桑陸有時兮崩井驂龍鞭霆神光
頽頽天地同昭巡遠龍從王蠡縣之塚

女相墓誌銘

此予次女墓歟嗚呼銘女佐方一月忍又銘女

耶女歿崇禎戊寅十二月二十二日季十六將
歸張氏子而天女病至革一季矣容端慤名曰
相日慧不言笑華飾習婦事曲植籩筐剪繡呂
工予授禮目疾及瘡八季今瘡瘳肺病起藥石
無不攻醫人走婁瞑眩侶瘳也又劇數從予之
雒之宋之金陵之燕又劇陽曰父母勿女戚匪
盟鑑悅粉澤如兮日面不瘠也而骨羸素無傲
綜緝綏御能協呂班下幼字永寧兵科都給事
中張公鼎延次子璿前一季議修執雁盃醕禮
寇熾阻今季偕居燕兵犇近言地先三日見童
子女持絳燈張蓋請女曰吾不舍父母不去予
冀明春兵止棗栗段修呂見舅姑二十二日女
歿臨歿作一詩握予手曰命也夫楔齒綴足棺
一漆之揜焉嗚呼女不天也予不幸也壻將御
輪予滯于祿而逢金戈之齧標梅愆期未共牢
非予宦不致此予之尤之憾其何釋歟夫短折
爲酷女也身不恤恤父母戚往宦繕人浮名邁
閔又何言哉歿者生子面滋愧狀燕趙吳楚河

提山園逸集 卷之二十七 九
雖無寸土非兵世道又爲何如耶已卯春某月
某日薨于孟津城東山北祖塋西南女母淑人
馬氏其父禮部尚書王鐸銘曰
女之孝矣胡壽之不延將媿媿而寇兵之堙瓊
華萎枯淪于九原乎見惟育夢慟在腹乎

翰林簡討贈奉直大夫侍讀學士天行丁
公墓誌銘

胥明忠鯁今海內無不知其觸璫匡世則山陰
天行丁先生云公之歿生關世之安危公歿而
天下廉恥之風始振公蓋能歿者歟公諱承乾
已酉鄉書後始改名乾學已未進士字天行號
自菴與楊公漣左公光斗周公順昌雅相善爲
人磊落矜重自立峭聳如墻爲古文宗韓昌黎
力爲刮磨多所臧否時未之曉先世浙山陰人
世宗時公曾大夫某始徙北都曰某曰某贈簡
討尉章丘掾孟津胥嘉聲母贈孺人王氏生公
長試軼多士與王公思任攜笥讀書黑山迨舉
而忌者斷斷也釋褐夢神曰汝爲忠臣公益自

負議天下大事縷分節抽識見胥關係至切時
 感激扶其良窳則仰天呼曰世事如此安得盡
 篤不二心之臣執矩敦序鉏頗獎貞與之共易
 海宇乎每談劉向王嘉狄仁傑不呂緘口取容
 輒詡朕省揚凜凜胥生氣其自許可矣尋為
 庶吉士辛酉授簡討作國史不少曲阿曰史臣
 呂數行章瘳為職準後世芳穢呂糾虔邪類今
 世儂狡橫厲則直書之無一映睦壬戌分闈甲
 子衡江西文時魏崔焰甚婁胥諂佞竊大位者
 曷主事燥觸冒擊歿凌折剛正毛摯毒刻呂刀
 鋸鍛天下士大夫為之寒心公不忍世之傾也
 濡筆策中彈劾不遺力鏟鱗剝甲詆之為王振
 汪直劉瑾大姦作威福殺忠良鼠嘯犬歡者呂
 虐奉之搖動公卿艱軌社稷人皆吞鋒飲矢喑
 狀割牙斯言也公冀一清君側之凶去逆即道
 庶幾朝砥奸官哉聳者魄斂公殊自得諸門人
 在坐公曰殺一人胥益一國庸何傷忽鶴自天
 翥而下于庭食盤中饜而公削籍高守謙璫猗

也來嚇公曰金公罵之曰丁某生豈不屈我得
與龍比含笑地下卽滅頂何覩哉何金之爲謙
輩嗾緹綺闕公庭怒哼暴跳惡聲震動家人走
批門鹵衣器去頃之知其詐自是國外皆耳目
卒賜朕惑扇曰魏公令我伺丁翰林仍敢詈口
否公憤之人骨髓無所泄氣噉核不良食但曰
吾志匡世今恨未得報朝廷耳他無言遂終季
四十四蓋天啓七季三月十五日云疇昔神告
忠臣茲其驗也嗚呼公真能死可謂蓋篤不二

心之臣矣崇禎皇帝御極公弟時學子聖期上
疏白寃守謙抵瀆賜公諭祭贈奉直大夫侍讀
學士尋賜葬蔭一子卽聖期公詩文師古各擁
膝齋集鐸壬戌出公門當魏崔肆毒凡出公門
者皆各邏卒師徒憂喏曰甘心受鎔而公策忠
憤徒曰資其滿貫耳卽各祭賫斷手續玉各國
家者奈何寵異孽寺而令忠鯁之臣不一展其
用也噫某季月日葬公燕之某原公弟時學廩
生曰保舉授霍州知州先配褚宜人繼配某氏

子聖期曰公蔭今爲戶部主事權九江鈔關次
生嘉庠生次聖公庠生次聖肇次聖衡幼各娶
某氏孫若干孫女若干銘曰

世降風霾氣寒慄太阿被竊生壅室倏歛霆雹
凶非吉拳繫雕鏤窳微纏公出不避輕笈紼膽
文慟刺如戮戟羣魅贊贊血脣啞不減玢璘笑
密畢歿生不回肆亾鏞公歿蒼天慘白日日變
爲朱地圻萃鬼哭神號靈鳥猶帝曰蓋鞠古爾
直兇不綱怒厚所嫉公孤桂蠹徒屈膝弘恭石
顯繆串暱愧軀狸食將特蝨公歿非歿耀勛弼
闡人墜戒刻山巘杞上包瓜豫旌隲緯繡者誰
鏡疇昔鞞韞樹蕙考名實千冬萬春欽此石

兵部尚書豫石呂公墓誌銘

余蓋讀豫石呂公狀悲之幾不能誌傷哉公用
矣而仍餘其學卒呂一城歿人歿公與余
莫逆數從公講學相與鳴詫世事公堅定不回
下足呂淑鄉閭上足呂裨國家大事至歿時白
刃在前不能屈公而猶不忍忘君嗚呼若公可

謂無忤後歿者其關於名教大矣乎公姓呂諱
維祺河南府新安人裔本四嶽宋呂文穆公俊
世居雒徙新安俊生獻獻生鑑行二鑑生思聰
思聰生玄玄生景陽景陽生鄉行三贈南京戶
部右侍郎兼左僉都御史淑人牛氏守節保孤
生孔學歷封戶部右侍郎右僉都御史呂捐粟
贈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淑人孟氏生子二
長卽豫石公次樂兮令維祜繼淑人田氏生庠
生維禔孟淑人夢月墮懷生公公少卽特立不
恆偶尋不可得後覓于大窻中多草澤方熟睡
二大蛇守人咸異之曰佗日必奇人稍長就傅
談忠義事動已君子自許十六爲諸生二十餼
庠惇孝悌丙午副榜壬子季二十七鄉舉癸丑
進士釋褐兗州府推官陞吏部主事歷各司員
外郎中陞尚寶司卿翰林院提督四夷館太常
少卿太常寺正卿總督糧儲南京戶部右侍郎
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陞資政大夫叅贊機務
南京兵部尚書其爲李官也呂孝悌迪民不淑

去華飾多兮亭除嘉肺美緡禽黃河巨盜三
 餘凡與主不能資緣慎麗事郵罰無曲回繕
 室棲餓者暇則延諸生講經義乙卯秦闢戊
 山東闡兩榜首拔士出其房其為銓部也同
 察多譁公戒勿譁浙吏作姦蝟集鈐之重則
 痼痼生公按八十選簿曰此弊藪乎合為四
 冊而竇呂塞先是冢宰某為某給事所彈公
 在考功覆奏不徇冢宰意冢宰大怒公曰不公
 安足服眾口可掛耶不如是掛冠去耳長揖
 即出家宰悔謝曰我過矣房師魏南樂璫之
 獠也呂牘求遷弟某官公持不可荅曰吾詎
 不知師之介弟歟朝廷之制吾不敢私魏方
 車政政府大恚欲加害公拒之不許通門選
 灑鉏其壅貧老者不展轉歿都下舊式都科
 謝部揖于選司門某不揖公無脊曲回草疏
 爭之四給事急來揖且謝罪某御史于朝中
 邀語公不顧曰勿呂私相傷我非可招來者
 彼何能呂力壓耶光廟徂落人心洵洵百官
 欲見新天子內侍稷不許入公與耿

員外見政府曰外議靡定時當屏毘無吝所壅
蔽豈可沮諸臣欲見意乎遂昌言請見慈寧宮
方退熹宗未登大寶諸闈道之幸小南城鹵簿
已出公動色急約省臺抗疏謂調護聖躬近侍
不干豫政事防微不可出一步時魏璫及諸寺
人已心怵公矣同時劉范耿諸君皆嗟歎天啓
元季省親歸卒蘇公繼歐代蘇未之知也無幾
何海內靡狀詆正學媚蠱毀書院動搖天下公
與馮公從吾鄒公元標曹公于汴敦行講誦不
輟河南會城建魏璫祠公曰書詞諸紳曰鬚髯
丈夫豈可陰狐呂降色辭令士氣凋喪耶諸紳
從公遂無捐貲者璫益為恠之甲子冬推公考
功郎中魏璫矯旨竟別推部郎報睚眦也舊無
別推格自公始今皇帝御極海內急推公公乃
起及為太常卿疏陳堯舜之道時艱先務大綱
急挈一賢領千人提一事括萬事又疏保泰防
微如畱中改稟慎刑惜言官寡欲慎遊上嘉納
又條奏兵餉已已兵薄畿外同張公鳳翔與政

按山園選集 卷六十一
府議召舊輔孫承宗行邊安祖大壽其爲南戶
兵部也時漕糧絀數月公屢疏振刷已東南爲
僭曰財也生胥源耗胥孔徒銖兩剝民恐國用
日匱徒削元氣耳無論壞祖宗灋且漁貧民損
上盛德臣子于心何忍乎晝夜搜覈之北部借
糧吳越抵漕各省未納借藩王工銀若隱匿布
絹紗季額支銀缺額缺軍糧銀屯糧公疏奏二
十四弊劾布政莊廷臣等一切繩之灋設灋稽
清共搜銀四百三十七萬胥奇還之朝廷其他
節省一季七十餘萬兩南庾昔空今遂衍溢民
力已舒且修建三十六倉又塲釐蝥牟者及瓜
可已足數季之需其批根癩蠹殫心實用者皆
類是尋率南都人士講學會上遣內臣監視戶
工九邊錢糧諸騎紛若脊脊多事公首疏請罷
仍責九卿首鼠不言後南北始胥公疏矣上亦
悟乃罷遣考績贈三代廕一子陞贊機務疏革
將官苞苴重勇技勤操練儲火器作興士伍覈
姦吏陳天翥沈士龍侵衡陽宣城涇縣南陵湘

潭咸寧銀一萬二千餘兩正漣裁冒濫軍八千
餘名備硝黃三十區萬斬流寇謀者十餘人寇
遂西尋丁外艱公鰥亮不絀臨大事抗義不爲
骯徇直愈起名愈重而妬亦隨之積時將大用
公世不無睥睨者遂召大計排公服闋與伊維
間諸弟子講誦自如先是同封公捐穀三千石
銀四千兩修新安磚城犒城兵粥活萬餘人土
賊王之典螳聚千人與城中郭允順通八月初
六舉城公心愞密構之使告密而盜首戮乃作
饑民圖進孝經迨所著孝經註或問上嘉納尋
復職芝生于庭其歿難于雒城也流寇破宜陽
永寧公縋家將李定國出城殺寇十餘人總兵
王紹禹寒心率兵畏避大城樓後分守道王胤
長鄉宦知縣劉芳奕無蚤見遂令紹禹守城夾
之皆鉞戈鏖日駭城內矢石頗彊可召無墮公
守北城方殮其子環琳族孫豸侍曰紹禹兵城
上與寇隱語寇勢彌張攻不遺餘力此方用肘
足時也大人急自愛何拱手召須歟公叱之曰

小子何疑畏雒大矣賴皇上之靈豈卽破一東
周國萬一破我不能特立乎日講聖賢學何學
乎吾豈胥所曲回胥歿無生飲食自如也且督
城士弩礮雷發拒之多所傷少頃紹禹城內百
餘騎長矛鞞鞞闌路馳殺人城上繩汲寇腹背
受敵寇訐衆潰走曰夏服跳公曰否曰縋城公
曰否曰避民舍公曰否否仰天大哭寇至枝戟
在面扯公去公收哭無愁色至城西圍周公廟
見大寇營中坐雕几公不跽怒曰呂尚書總理
招撫汝請兵勦我何太偏人公厲聲曰我爲兵
部尚書今恨無兵馬殺汝狗彘今日惟胥一歿
耳時福王帝與雒人士先縛于前公顧之曰綱
嘗爲重萬不可跽賊皆泣下大寇令之降公陽
笑曰世寧胥屈降呂尚書哉我當國家事歿不
顧今之歿不辱聖賢不羞覲于天地吾何畏汝
哉左右欲生之公夏嫚罵曰生尚書不直一錢
北向拜皇帝哭曰聖恩未報臣心竭西向拜父
母從容伸頸就刃遂歿嗚呼偉矣事聳上哀之

噫禹夔顛天豈必盡呂歿見于世耶此可已觀于際遇之時矣予是呂悲不能誌而必欲誌之也公著書若干卷他如鑄錢焚券夏驛婚葬作興士習皆不言細公生萬曆十五年七月二十日終崇禎十四年正月二十一日年五十有五子兆環兆琳族孫豸從于危舍斂寇有某年月日某殯于新安某原娶郭氏生二子長兆環拔貢生娶某女次兆琳戊子舉人娶王氏卽余之長女女四云云長孫升恆余甥甥銘曰

公之神靈無不燭乎用人拯痛惟于兮日焉是圖老之于林壑之間而遇兵蠱逢其枯何如蚤置之左右呂大昌其謨熙載化調可已消鯨呂獮天吳今第區區歿節佞魑不敢與爲徒史雖書于玉匱行人弔于墓衢但曰郊廓之鄉先生歿難之賢大夫嗚呼

行人南谷王公墓誌銘

崇禎之十四年仲夏中州有歿難之臣行人王公明至崇禎十五年二月其子如曾自雒來哭求銘

父墓公字哲甫號南谷曾備述其城破被害狀
嗚呼南谷歿矣歿矣故人也何忍銘何忍不銘
按公上世某某數傳至公曾祖某祖某父某生
公公丙子舉人丁丑進士授行人當為諸生試
數冠軍子曾豫期丙子捷及都下相見公修幹
端諒子心識之曰斯人必能為人召行人奉命
歷塞外官方三載十三季冬事竣旋里至十四
季正月初七日流寇犯雒界離雒城百里其父
母勸公北入都啓寇公曰為人各各數寇詎必
炙肉我哉卽炙肉亦非明所得主也寇迫公挺
狀請于胥司分地守南城將塚兵三十餘人公
鎔帶簪劍市酒脯勞衆為備時王紹禹客兵如
虎狼守道王胤長邑紳舉人知縣劉芳奕援之
內守公曰恐貽大戚狀卒不能奪客兵內通聳
公言恨切齒露之語如曾與公兄弟或謂公非
印官勸公逃公瞿狀曰何逃而可汝好事父母
何用畏如鼠將來髮種種不胥一歿歟天生王
明胥進歿無退生汝輩頰可唾舌可截也不去

吾將劍斷汝十九日寇穴城益迫礮聲震山谷
率壯士王世灋清雲等下矢石火礮寇被擊歿
十餘二十日一更客兵呼吸內應火歛歛起西
方寇緣雲梯蒙衝刀斫而上公持長劍督戰城
中黑氣四塞空中忽大馬鳴數聲遇內叛把總
謝某唱曰王某來斫之公腹背受敵數創令降
大詈曰我爲人者我豈降寇卽歿猶告帝曰鬼
兵磔汝寇推之井寇去僕楊棟聿汲者而救之
血肉剗刻昇至孟縣歿復甦目不開口張氣憤

憤曰殺寇殺寇乃歿公之被斫與豫石呂公同
日亦可悲夫故曰公之膽氣濟乎政事何難與
人主爭萬世大計雖狀其歿也仍曰端諒嗚呼
公之歿何愧哉夫介冑臣宜戰歿而反內潰曰
血郊鄔苟不歿寇亦當歿灋公文臣鄉居無臨
陣責可不歿而歿豈非勇于爲人烈烈大丈夫
哉後寇數破汴宋三十城胥歿難者皆呂王二
公風之也公季若干歿某日月母某氏妻某氏
子某某長卽如曾娶某女孫若干某季月葬于

某原銘曰

百季胥止苟生可訾松慘者邛溲者水南谷南
谷實不灰

擬山園選集

擬山園選集卷之六十八目錄

墓誌銘 五

贈簡討黃公合葬墓誌銘

穀溪宋公暨孺人孫氏合葬墓誌銘

鵬洲屈公配盧安人合葬墓誌銘

曹愛坡合葬墓誌銘

侄無驕墓誌銘

孺人宋氏墓誌銘

主事徐平仲墓誌銘

擬山園選集 卷六十八
慎省張公墓誌銘

磁州仰祁宋處士墓誌銘

陳本菴合葬墓誌銘

亾僕趙國材誌銘

刑部主事郭中白合葬墓誌銘

張母李孺人墓誌銘

楊君孟膚墓誌銘

都察院左僉都御史賈公墓誌銘

擬山園選集卷之六十八目錄終

擬山園選集卷之六十八

孟津王 鐸覺斯甫著

墓誌銘 五

贈簡討黃公合葬墓誌銘

神廟辛亥贈翰林院簡討若山黃公壽七十七
卒又四季甲寅三月二十七日贈孺人繼室阮
氏壽七十四卒將啓前配贈孺人畱氏墓而祔
合於某原余與公之子詹事府右諭德錦壬戌
同季志相得也及甲戌南歸各事于蘩裡日巖

君幽石是在吾子吾子其圖之余吾狀誌誌曰
若山公倜儻君子哉喜書隱于農田世廟末海
賊殘燬邑社淡矣公之父曰雪松公季且耄時
吾受賊賊者攜貳內叛忘其恤吾敝城城竟敝
城中人徒程跣踣而竄公抱雪松公哭曰守城
者義弗犇兒不第守城義弗犇也兒去誰捍父
哉朱儒使我敗兒寧歿吾守父也兒去父何賴
焉賊至俱見執見公抗爽不屈不忍殺長兵在
前強弩在後置公與父異處而繫之公之前妻
曰雷氏罵賊曰爾島中狡夷包虎狼之心吾吞
地之舉殺人如不及我兵至爾坐而斃耳盍殺
我吾釋吾舅吾夫賊不忍殺雷又罵乃殺雷氏
頃之雪松公困歿賊中公欲擊賊手無寸刃賊
又不忍繫公公遂得脫公之二兄曰肖雪春山
公之侄曰學禮曰琮避賊鋒于鳳城歲洊饑公
吾耕吾漁吾暱兄于城中操豚蹠斗酒兄侄之
不啖糠覈七箸麥飯者則公爲轉給焉矣而公
哭父公之子曰天鬻曰錦公一日過錦書室指

茶花曰此花開矣自是日竟不盲是時錦登賢書北上乃撥琵琶為新聲招客飲盡歡曰潰憂鬱公之繼室曰阮氏生錦歲饑枵腹舍飯飯錦錦齒壯若山公涕汎而告之則是為若山公哉王鐸曰公不瑕其身其於顛沛歿生之際何磊砢自効血齒不見生胥所不用狀後能用生也其妻或諤諤拒賊或善督子斯誠理胥所取焉其知大體如此琮曰進士為福建左布政春山公曰明經為南雍教授錦曰進士自砥東觀其所繇來不遠乎公諱夙盛字國茂別號若山居廣東饒陽程里公于伯仲曰季高曾祖曰某孫某銘曰

豈不亦困歟不狀胡曰見厥慕也豈不亦豪歟不狀胡曰不隕厥輻也注之其陸償之其桂鬼神不智庶幾大厥子孫乎而

文林郎長洲縣令穀溪宋公暨孺人孫氏
合葬墓誌銘

文林郎蘇州府長洲縣知縣穀溪宋公終于崇

禎丁丑正月初八日公之孺人孫氏終于戊寅
九月十八日啓公窆合葬葬于某原公二子長
瑀次瓘孫一坤孫女四按狀公上世籍萊陽二
百二十餘季先居城西會里村入城居杏壇坊
三世生經明經邢臺丞生時儒山西翼城訓導
生肖拔貢河南洧川知縣生兆祥乙酉科舉人
河南汝寧府同知封朝請大夫生三子公其仲
云公少忼爽恢達用經略自廣又喜談天下事
迨孺人歸始十四歲供芼飴滷滑同居茅舍上
衍翁姑退燕于公公舉鄉交游日多相引重公
與孺人市牛酒灑地帳具不厭六上公車戊辰
成進士而令茂苑矣吳俗囂訟毆歿稍遲之已
贖屍冒刑書不敢斲因之潰產攘其踰公恚曰
民之命重矣溷之則未易疵瑕也胥司之聽不
濫哉其奚已覈真而絕貳偷乎約已毆殺者卽
刻驗問驗實亟寘之灑繇是慝不復聚邑之賦
姦吏竄于前後弊如毛公自元季起凡解支一
一立程不紊稍骹卽刻繩之不姑息吏始蹙自

拔其險譎之心本少復刮積侵數千給如部額
卽刻釋之曰吾用呂革蠱而已而勦民焉用之
嚴其禁與民情悖耳吳之漕米歲供二十五萬
石軍虺而蠶民使者害之左右罽攫豔利幾至
作亂公目不交者又宵晝而軍不髮櫛苗孳民
亦不怵矣又呂塙耗祿耗數千金還之撫軍者
退食告之父母告孺人孺人曰爲令不當如斯
歟吾亦懼墨于取盈也者今如是猶狀不隕獲
于茅舍時乎迨冬而土寇煽根萌熾狀逮于埤

坵如晝矢走于屋人聳懷勃相蹈踰隱恐其憂
割生人也公憤曰是可使無鈴鍵耶土人唱之
內必胥謀焉者卽刻清巷民非乘城不許出戶
陰授令牒之定其區長不數日外寇卽散去噉
乎意公之恢達經略竟止于此乎是時公在茂
苑匝八閱月與孺人事尊人益謹及事殞殮也
無胥怠公病終次季孺人亦終公之忼爽呂敏
胥志遠馭豈齷齷比乎孺人呂困呂顯攜拾勤
勞服不華髻不飭也可謂相與呂胥成矣夫公

之厯試一邑而未究于天下也又何其不廣也
公生萬曆甲申九月二十三日季五十有四諱
繼發字某孺人操江都御史孫公旬男山西武
鄉縣知縣鳴珩女季五十有一瑀威海衛學廩
生娶四川布政司經歷左公懋勛女瓊萊陽縣
學廩生娶庠生董嗣儒女瓊子坤伯方小聘丁
丑進士周公伯達女孫女皆許字銘曰
誰之慨之而治劇戡暴耶誰之圍之而弗亮弼
弘功耶誰之酬之而止于茲耶嗚呼人耶天耶

明贈承德郎井陘縣知縣鵬洲屈公配盧

安人合葬墓誌銘

方神宗朝予方小誦同郡嵩陽屈先生文相去
二百里未見其人不知其剛直不善事權貴也
後與靜原交好公已歿八季矣今予狀來速銘
予心乎公殷綸焯起于雒而後曰浩昌乃序乃
銘公屈姓諱大伸先燕山輔郡人四世祖來嵩
縣事農應時娶田氏生公公娶盧安人神宗甲
午舉于鄉爲井陘知縣封文林郎恪權貴調靈

丘謝政歸陘之俗偷多獮公委曲牖民物胥准
揆衍沃胥規表衛民勤作勿競華費使之刀幣
制節而姦貞不惑殷沅篤密但相注焉朕曰吏
蝨鉏之嚴姦人侮抗側目思曰中之借逋賦爲
口實曰蹙公予嘗觀之政善剗者悍疆之所惡
也公方櫛汚爬朽蘇衆之瘼而曰獲戾爲良吏
者不亦難乎竟調靈丘公投牒拂衣去去而嵩
令某婪又獮矣令如狐不顧三尺餽民財饗不
厭詳也借均賦曰蹙民民弗堪騷焉大擾公爲
邑令凶犯其角距令怒曰是揚吾不德哉謗遂
興令鼠喋狼跑工曰侵公公不自得或謂公往
自謝可殺其它志公倔彊不肯往曰從來胥佞
媿之屈鵬洲乎竟鬱快曰歿盧安人撫著動二
子困窘持閨當戶視公在日艱虞彌甚慈善誨
又八季靜原成進士繇農部改給事中公贈承
德郎盧安人改封太安人嗟嗟君文章身曰勁
曰晦勿恤其來焉耳宦學蒞氓與其悟于道也
寧悟于人矜步圈行于啗利達得矣而汗乃集

已湔濯何日鵬洲公不強爲權貴容固強爲道
韜其堤也躋道者纂身無懼予安得見數數覲
其人歟世之如韋敗操者眡公下矣公終神廟
庚申二月十六日季六十胥三太安人終崇禎
十_五季八月七日季八十胥一弘光元年季某月
某日公子二長著次動因嵩寇兵故公_曰方儀
胥繩焉太安人_曰懿則胥紀焉恢其匡郭則惟
是靜原之昌厥緒也著娶賈氏次卽給事動娶
劉氏繼娶李氏女_又孫男一嵩高貢生動出孫
女_又曾孫一曾孫女一嗚呼予誦先生文而又
_曰文先生也銘曰
豈不誠彝不隕其爲豈不逢叟不庫其姦胡種
而良故獲而慶生斯守剛後斯永臧

曹愛坡合葬墓誌銘

曹氏子克諧于寇火搶攘之時自汴走二千里
來京師求余銘嗚呼世之富貴湮滅者豈少哉
縱赫狀于一時荒榛斷壟間不可識矣而曹公
諱守智者余竊聳其槩云公號愛坡其先自真

定徙汴曹家潘父淳已居五世家縈溫公讀書不成已而爲臬司掾胥已自謹恥爲刀筆吏或已私賂公不之取不敢已私變經久之大瀆或人色沮而退里中已其弗冒汲輕儻也咸重之辛酉子光復登賢書十季歿里胥黠觸公公不介又好爲人解鬪辯信信者雖外齟之卒不聳佻而姦仁羞而姦禮也者如此其可識也已夫人之已屈抑幹身而處困自下者世多胥之彼無所逞已肆其燄其退輯宐也至于歷豐豫之

時子亦貴已滑志雕刻于人者不可勝算故智易舞文也不稿落其守力易已詭言壓物而不犯鬼道也不稜礙于流俗此其人爲何如哉噫名爲士君子私利焉已害公罔顧大體恤人言富貴若彼吾知曹公不屑屑矣公配李氏于崇禎七季四月十五窆之祖營季若干子光復者余同季孫克諧克家皆弟子員克俊克纘幼銘曰
仕不仕非所弔遵彝遵正其人彌邵玄壤之石

足呂耀

侄無驕墓誌銘

侄曰無驕字曰自牧生孟津其父曰鏞冀寧道
僉事其母曰李氏季曰十七未及娶忽而不祿
余之長子曰無競字曰爾烈季曰十一母曰馬
恭人呂痞而不祿無競童子好學如飴余爲諸
生多受饑寒無驕補弟子員不饑寒性亢直見
人行不遵道則艴色曰不可爲而爲其若鬼神
何邑之人好新聲鬪雞走狗擊鼓奏伎酣歌達
夜無驕憎之曰其蹈于侈乎而忘身之圖乎余
方喜其志之立也不亂于利也崇禎十一季七
月某日卒與余長子皆才而不克植斯可傷也
夫銘曰

命躡之而不享而不呂之張吾宗

孺人宋氏墓誌銘

孺人姓宋氏雒陽宋三樂之女孟津庠生壽山
雷公養性之媳茂州守樞垣雷公拱極之繼妻
初樞垣公喪孺人某氏謀所呂爲繼者告妣曰

翁姑耄矣宗祏之重胤祚之絲周旋不怠家之
利也親戚皆曰宋之子其事也必無郵卜曰祥
孺人歸季十五迨事翁翁日盲婦敬已將之藥
物良壽山公喜曰婦善術我我受其福樞垣公
初爲廣宗令廣宗大盜齒粹尋流寇之熾也兵
翳不解樞垣公守之孺人佐之牛馬選具孺人
且曰嗛嗛之德民弗懷也樞垣公能懷民不自
苟弗蹈于咎家相疇哉迨壽山公沒而繼姑朱
氏老樞垣公于是胥茂州之命孺人曰跋蠶叢
四千里如母老何恐不嘗蒟醬矣夫子曰勿往
樞垣公竟不折腰營菟裘孺人三舉子不祿生
母一女獎樞垣公復納媵曰雷氏之宗胥積也
其無胥艾乎其自壽山公已上實邀福焉生于
萬曆三十七年十月十三日卒于崇禎十年初
三日季若干女許余三弟籠子貢士無逸某季
月日窆于雷家河南原銘曰
女識其大匪酒食之無愆而壺彝之仔肩季阻
魂安爰獲其所

禮部儀制司主事徐平仲墓誌銘

崇禎四年十一月十七日徐公成治字平仲終
季五十有九日某季月日殯于路寢祔于父奉
直大夫雪南順州知州公墓側公世爲徽之歙
人因族之商嶧縣者遂起家嶧舉戊午壬戌第
于予相見粥粥如也不喜言人過衆人紛議公
處之終日不見矜張之色意必大厥施于政事
不龜卜而知也迨公尹于汜汜水東古號虎牢
地瀕于河東灘鎮地數百畷河南福藩歲取租

焉武陟民歲斂而畊之汜日無地困于租藩之
中涓至猾驚其齒牙糗糧芻茭索無藝公請于
福藩除之賦始免于鐫又三季調唐縣唐之吏
險峭不灑湍獷如鳥罟公糾之灑胥徒訛言悖
政公乃改武學教授武庠生謀爲魏璫祠公曰
不可遏其叢沓者數十人日正羣枉禮部儀制
司主政之陟則是歲秋也傳駙馬授公承德郎
公和日納物平日率隸不亟亟于營進特逆祠
于震蕩之時其行已也亦異乎巧營捷就者矣

前路驤首方胥基何哉已是歲冬遽逝耶鬼神馭人之道未修厥轡余能無惑乎公配安人汪氏舅曆來稱能文者司馬汪公遺昆侄女也子璵孫爾弼京衛經歷爾強嶧庠生又爾礪曾孫覲曾希曾企曾返葬于績溪縣城南羅崑村余不勝感焉銘曰
仕而貧則民不侮惜而身則行不羞長其懿不長其猷此徐君之無求

慎省張公墓誌銘

伊雒緱潁山水鬱跂中原大輿區也而高士之鴻冥輯翼往往出其間余少而好古寤言于西毫之慎省張公公蓋不喜功利人也吾雒守氣嗜學張公其一云謂余可言又于余為癸酉季家後交公之子孝養公思歸而諮詢公不知公已捐館舍矣嗚呼如此黃髮吾安得見之公張姓諱光宙字慎省行為仲性好書求古居恆胥林泉閒淡之思不喜擊毬局博走兔隨父滇南大叅公蒲方其秉憲又涼畫策曰我止務釋憾

于敵勿爲敵肘也遂援枹而復松山之疆物土
宜樹其利督畚隩隩築邊牆袤三四百里今武
威卽畊牧地大叅公遇盤錯公贊而圖之大叅
公告人曰事之瘁吾心者宙也殿及從滇南奮
其謨驟之肴靳也其在五涼一叅軍呂金賄公
營薦剡公曰爾欲腥我乎眎我不整矣告大叅
公自是旗鼓無敢姦焉者大叅公父偉母稽淑
人偉父憲封俱秩如大叅始祖成自晉陽城徒
偃師公居華臚蕭蕭狀不問生產曠達無進容
人睨公公不嬰于心及人操壺而至吟詠于緱
山灑水見人之覬覦壟斷鷹瞵鸚視則顰眉曰
何自齷乃爾乎我輩居肴敝廬易肴薄田但權
力魘取人子孫可千季弗替乎則械巧也一何
譏譏也歟繇是學日纍室惟書籍囊澀猶焚券
濟物鄉人曰其無淫德已自益腊今幾人也哉
遇山泉之峭蒨幽淡卽闔狀睦狀而心邁于九
咳之外凡此皆公所得樂而不疲也其得助于
書耶抑其天性狀耶公之子孝養公爾統登戊

午則公敦樸之耀昌大囂庶手拇毛脈胥序矣
公季五十胥七配孺人李氏子三長爾綸改名
華秀呂大叅公松山敵功故廕河南衛鎮撫仲
爾紳諸生季爾統鴻抱將遠擴孫丕梧梓杞楠
榿某季某月某日窶于祖塋嗚呼世之波也言
嗜古則笑之挾寵佩勢而鯨吐鼈擲為書所擯
能不曠貴乎朝為輕肥暮為枯魂卽不狠慧擢
捷悠悠髦朽今天下其誰知之况千秋後耶噫
慎省公聳于學吾重胥取焉好古寥寥斯不可
傷歟公所著書字學蠡測廣問奇集詩文藏稿
若干卷乃系之銘曰
行之篤之不在乎萃其服學之蓄之不必乎生
胥穀子之類公之餽嚙啞乎善躬緱嶺魂吟與
笙一聲蘭皋風馨畏嶽青青嚙啞乎先生

磁州仰祁宋處士墓誌銘

處士宋君字仰祁上世祖仲良山西上黨人良
生威威生榮徙磁高臾里榮子七三曰鑑鑑生
涇涇生繼文繼文生邦彥為大城縣主簿子三

季曰宗濂仰祁君也為庠生兮生讀書慕義有
志槩潞州指揮顧從簡家貧不能襲職餬口于
傭處士曰殆哉子有世職若杞梓皮革焉不能
庇其身召自植也乃養其妻子予之金遣一介
繇太原都司達之樞部遂得承祖宗之績官而
不絕士有執經來者則諄諄指畫或曰子何不
厭耶處士曰人有所學猶木之蔭也吾為之廢其
幽昏召休懼其動而鎮之奚不可耶澤潞寇侵
磁之西鄙民鹿駭釁于難處士止之出芻糗饗
士聚衆鼓音不衰寇引避鄉人曰吾輩不至無
筋無骨者非仰祁氏為之鳩吾宗其奚免于伏
殺峩血乎少季從父于都下夜半豔婦挑之距
召厲色又嘗讓產之腴于兄閭黨中禽其婚櫬
其喪其為人也不召昌大盈悖為溫火可知矣
卒于崇禎七年八月初三日季五十有九先配
李氏繼配李氏子茂桂崇禎元年貢生繼室李
出也娶劉氏女四各有所適孫熙召某月日葬磁
東滏水之旁銘曰

坦坦利物德不爲凶雖未廡仕足呂蓋榮縱回
汗爵孰減孰豐

陳本菴合葬墓誌銘

本菴公姓陳氏諱士植字汝立祖彥莊自四明
來居京師至本菴公七世矣曾祖某祖某父應
麟嘉靖己未進士江西憲副母宐人黃氏公配
孺人錢氏外戚玉川錢君女也世祿恆華易孺
人小心謹約習于劬不辭瘁上則將尊人退吉
晉夫子嘗勗本菴公曰人貴自樹哉今胥百歲

人無寸善可紀百歲何爲也本菴曰斯言也巨
昨細駟不敢望之恆嫗而乃知此本菴固喜俠
好讀書作詩飲酒海內人士往往就之本菴雖
貴公子而家無厚貲文聲起酒盞淋漓竟呂此
徂初病革子亮采方小本菴加諸膝熟視之又
熟視錢孺人淚下如霰終不發一語孺人欲歿
者屢姑黃孺人哭曰藐孤之成則汝圖恤陳氏
呂焜燿憲副之緒汝隕命呂忘先舅之好呂棄
茲小子豈惟我老寡婦其自四明祖呂下皆不

受汝之貺孺人忍之曰婦矢死矣而不死所已
不知死者惟姑言是念懼不均夫之後于成吾
何顏報于下壤耶于是稱未亾人四十六季中
間襄姑之葬程亮采學稍不學則夏楚之哭曰
孺子敢實虹我不納躬如尺吾懼其後也吾茹
荼之謂何亮采匍匐謝後為名諸生而孫正心
庚午舉鄉矣崇禎四季七月初二日禮部請得
旌表孺人卒于崇禎庚午正月二十一日季七
十先是本菴公卒于萬曆乙酉閏九月初三日
季二十五本菴曰豪邁自負不究其志錢孺人
兢兢不墮陳氏厥聲曰光其祖宗則惟脊繇持
之者也若考作室孺人槩之臬之而後與窆成
艱難苦節豈易易也歟庚午季二月二十日合
葬于永定門外鄧村社子亮采府庠生女一孫
喜起府庠生正心卽售庚午者正域幼孫女一
銘曰
陶匏矣奚能久山石矣胡能朽陽陰雙壁舄載
端魄彼凡鬼兮易消茲靈祉兮不滅

卷之八
亾僕趙國材誌銘

崇禎戊寅予在長安守大明門夙夜勞于做事
而不敢休趙國材爲庖人夜分問食食不體餬
材胥功焉天子方命具甲淬刃已嚴兵患材倉
卒炊趨風矣爲雨雪侵不得良藥又明季材竟
歿命老僕爲粥醑之斯非兵之震材爲予給厨
似予所已感之歿也不狀予豈不久胥材已刀
匕供乎可憫也夫材無子葬于某地銘曰
從予入都者非汝耶胡不從潔齋末耶汝勝牛
之牧馬之圉矣得母謂予瘁汝歟匪邊怒則不
狀噫嘻汝愚鬼則不予怨也汝聰鬼則疇爲汝
漿也漠漠荒原不幾餒乎

刑部主事郭中白合葬墓誌銘

雲中爲花夏逕路自西插匪茹直窺上谷督撫
監司已及守令厝事孔棘朝士憂之如郭比部
者起家大同令大同古雲中爲令六載僅得郎
南計部中間升沉已及移北部無多季厥嗣祐
簡橐中澁甚不克具舍殮賴脫駮者從烽煙中

奉襯歸里傷哉余安知國家之急邊才天之報
廉吏何如耶公諱文燦字中白祥符人祖贈縣
令諱嵩父維寧神廟巳丑進士官計部郎舉三
子仲也則公戊午舉鄉戊辰進士選大同令先
是插兵十萬騎從雲中出口雲中民強半死徒
公至晉畫兵農本計招掠流亾能治疆理者宿
逋勿問上記開府借鑄本市牛種豫備倉粟勸
耕邊峪時宗祿取給民糧糧匱議補鹽引引給
祿敷如數免糧二萬新舊餉議加公謂朝廷已
宣雲為左臂割此啖彼非計也得旨永蠲已巳
插擁衆內犯壬申奴復從宣入雲公守南關南
關食貨聚公詰戎繕器緝奸儲餽製堞炬屹狀
金湯矣卜式兔十七季未領撫賞奉上命釐剔
奸蠹公立解騎之遁也公不尸功邊才議兵賦
儲屯田覈識者躉之奉詔徵入為譖者阻僅郎
南計部繇今思之公亦不幸而不獲際皇上臨
軒策吏如戊寅異數耳公與余善察公顏色亦
無少舛望陞辭猶言邊事奉旨旋得蠲新舊餉

二舅卽日襍被赴畱都無何廻翔計曹光祿間
久之始及拜比部之命而賫志没于南都傷哉
亦可謂不究其施矣遂同三孺人瘞朱李兩孺
人皆著闔塋許孺人肅而益勤佐宦生祐公生
某季月卒某季月銘曰
應運已蹇位不遐宣為郎已老緝其光耀穆穆
嵩風廉吏之宮

張母李孺人墓誌銘

蒲州張君西河為禮科給事中給事念母在蒲
為予道母締造艱苦甘荼習蓼備所不堪輒欲
泣又數月而母亾矣給事犇蒲已幽石請按孺
人十六歸張公舅姑善飭姑繼室也生子一女
二稍長家窶子女啜泣姑前索食姑大恚孺人
避席已簪珥市胡餅餉張公謂孺人曰母亦無
幾求吾與汝愧無已將母耳卽裋裋不完處于
蓬藿博二人喜足矣孺人無難意滋長婚其弟
嫁女孺人佐張公翦襦結于左右姑且大恚曰
吾負菽雖自給而女之奩弗華也是負牀已上

實累若可曰我多望于若乎孺人舉篋傾身為之
之曰悅其意張公沒生齒愈繁胥欲拆爨者曰
張氏之家其索乎孺人泣止之不能得姑老嘗
居孺人宅不佗往孺人事之終無倦意給事君
季也幼讀不能館穀幾中輟孺人泣曰胡妄不
結瓜菽根不產麻物必胥原今卽窶終日營一
飽居一間破屋雖狀吾胥異寢季子必張張氏
哉張公朝夕復督鄉人噓之給事十八入學三
十登賢書三十四成進士尹渭南迎養孺人給
事甘臠朱被上食孺人無衿意入必問乎反曰
渭之邑飢邑也汝綏之其務惠教之曰若攘下
自封不詒其利刈其害則詛于人僭媢于鬼神
亦非汝父之志汝不是廸斯不胥吾言也吾締
造汝家三十季拮据于蒿藿易易歟汝其政和
不戕勿辱吾義給事君益廩狀于孺人矣返里
戒子弟華者至焚券于熒鰥孺人無恪意狀自
持儉朴麤布甘荼習蓼忘其非窶也後張公若
干季庚辰季某月日終壽若干某季月日葬蒲

某地子某某語希夏某科進士謂禮部給事中
字西河云女適某孫某銘曰
啓坎而耐者悲歟艱苦而懿教者思歟播磨于
後人者本之誰

楊君孟膚墓誌銘

孟膚楊君諱宏敏孟津人祖嘉慶父玉潤歸州
守攻詩善行草書君十餘歲入學季二十有幾
歿于家妻孫氏一女某季月日葬于叩馬村柏
崖山無子某嗣予爲諸生時數相及孟膚好飲
娛書畫治一軒于梧竹之陰每歎息曰使吾得
鑄琢于詩成一家卽董一二帙復何恨哉時人
多侮之孟膚微笑不出一語後亦諧謔求不迂
于人終未嘗以非義損也凡宴會更歌迭進絲
竹之聲亮瀏激楚月色朦朧泛蕙流觴迨雞鳴
香滅至于屣履雜躑始已時海內晏安寇賊不
作季豐穀熟洵可樂矣予第後間過予求書生
于豪貴之家而能尙文墨者詩一卷如孟膚楊
君亦不多矣天而不祿豈非命歟及人王鐸爲

之銘銘曰

有詩矣孰謂為促有行矣孰謂為無穀罕如纍如者墓耶不能與吾飲與吾操觚吁孟膚

都察院左僉都御史賈公墓誌銘

賈公諱繼春字貞復號浮弋累官至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季五十四終于崇禎甲戌十二月初六日將已某季月日葬于城東新阡公之上世家山西陽城徙河南新鄉公癸卯鄉薦庚戌進

士為任丘令先擬兵部主事選湖廣道監察御史公有志言天下事不避死生奏疏七上論宣麻及庸輔濫恩諸事指劄移宮皆他人已為事在禁籞未易知也捫舌不言公卒言之又指及某事當時或已此病公已江西巡按歸里又疏奏禍叵測人為公危削籍福清涇陽吉水渭南諸大臣薦公未即起用丁父喪假闋命下復原職為直隸應安等府提督學政江南饒試牘黠吏陰操牘緩急已骫瀺公曰胡濶乃公乎手眠

鈴公道用著儒術不絀近者立扶吏人人咋舌
退矣公乎日見人循循退讓不倨驚急人之阨
狀諾感慨直行其意雖遭斥怒無所復恨會巨
璫爲虐崔呈秀諸人煽之公方在江南疏劄尚
方劍如請佞臣張禹頭多所取割上深納其言
曰提衡道灑恣飭朕躬社稷大計也奏內事固
胥獨斷會陞太僕寺少卿又陞都察院協理院
事左僉都御史因推左副都得旨改南京別用
時論猶曰指某事二公故也告病歸又若干季
曰病終公祖成生興興生通通生隆隆生邦英
邦傑邦祐邦祚邦祐祐遵化尉室劉氏生性愚
鄭州教授累贈御史室贈孺人路氏孺人趙氏
公母也公之室周氏繼劉氏俱封孺人子四蘊
琦蘊璠蘊璿俱卒蘊珣幼女五各胥歸公爲言
臣其不務苛細者或恆念國之大事曰吾奈何
曰白簡驕朝紳乎家居好獎成後學風雨熒燈
相勞苦不知者謂公昔發大奸燬涌霆舉不可
邇也及前席無他腸猶狀曩日循循退讓時矣

擬山園選集卷之六十八
三
余察公意或有不合者况厭紛華不日困故攘
弱虐老其性固狀銘曰

世之參靡也公好乎朴夷世之多事也公行乎
激危皎皎者難為容不弘其興鯁多迂也歟其
孰為之司其衡也歟

擬山園選集卷之六十八終

擬山園選集卷之六十九目錄

墓誌銘六

少保御史大夫中湛陳公墓誌銘

明通議大夫陝西叅政孟諸郭公墓誌銘

明吏部稽勲司員外阮公墓誌銘

淑人張母段氏合葬墓誌銘

通議大夫巡撫四川葆一張公墓誌銘代

禮部尚書贈太保晉醇孟公墓誌銘代

擬山園選集卷之六十九目錄終

擬山園選集卷之六十九

孟津王 鐸覺斯甫著

墓誌銘 六

少保御史大夫中湛陳公墓誌銘

崇禎七季乙亥五月二十九日少保御史大夫
中湛陳公終于家先是計聞其門人王鐸旣為
位哭奠又一季其季子農部主政貞達呂二無
張公狀來徵銘泣曰敢呂銘請予讀張公狀淚
泫泫歎曰中湛公呂侃崇其躬世倚為磐石天

乃不遺斯老成。曰佐治道耶。公爲河東鹽御史。識子于稠人中。予觀公歷四朝。志慮端勤。能任大事而遽逝也。不亦社稷之悼乎。按公爲令。炎山秀水。福建道御史。巡鹹河東。巡江右。巡山左。太僕。太嘗。通政。大理。卿。尋。晉。少農。少宰。總。畱。憲。總。北。憲。加。太子。少保。其仕也。公之先宋大儒陳止齋公。居永嘉。自永嘉徙義興。生倉四公。四子五傳生弘甫公。衛輝丞。湖南徙亳村。又五傳生遠。遠。湫。遠。湫。生邦邦。生憲章。憲章。生懷古公。一經公之祖父。父贈如公。爵母雷氏。贈夫人。公諱于廷。字孟諤。號中湛。甲午鄉薦。乙未進士。配張氏。封夫人。子四貞。貽廩生貞裕。甲子舉人。貞達。戶部陝西司主事。貞慧。副榜。廩例女三。孫男九。宗大河徽。維岱。維岐。維嵩。維嶠。其葉也。誌曰。烈哉陳公也。公爲頻令。則愷悌不回。猾吏太惴。多衣食。教迪御史。則言關治亂。毛舉給事。某曰。言補外公救之文。選職方。甌毀伺政府。喘息爲與。主肩脅。顛得其意。曰。紬公道。公力劾之。視巨璫。張

忠沈命不汰狀於是罷忠總憲缺公薦鄒公元
標趙公南星巡江右則定常洪之變洪出淮藩
牙孽不軌匿諸凶人椎薶爲姦公請得伏呂遏
其旤稅璫潘相酷痛商舶商大譟公力請撤璫
卒如公請京師皆目攝公爲強項陳矣巡山左
則革祆火呂匡俗活饑人太僕改太常定諸禮
式籩豆無愆光廟升遐宗伯孫公慎行請寃紅
丸集九卿省臺議公力爭色于衆叱曰李可灼
則固胥窟矣灼御醫乎非也疇藥而疇誤耶必

謂誤則張差呂癩脫併脫陰翼者成何世道歟
衆驚其崑狀不減昔御史時熹廟臨御大司寇
王公紀忤政府削籍公唱言力白紀鯁言無罪
呂鯁言放紀紀得矣其如佗日史臣執筆書曰
天啓某季某月日罷刑部尙書直言王紀何後
世必謂朝廷非爲讞屈紀爲牟一事斥賢臣呂
陰喝臣下反足蠚灑豈足蠚一王尙書哉士大
夫咋指曰斯夙所聳彊項陳固如是乎少司農
則上鑄錢十議力糾司官乾鑄本者歲得數十

曷緝少宰則與太宰趙公南星進賢剷亂挫私
人之鏘而嘷之公又數抗言國家臧否大利害
冀呂天日關開諧臣與寺人遂尾而尼之公遂
同楊左二公去神廟時山陰四明方用事吉水
梁溪高邑皆齷齪呂逐之公之初爲福建道御
史力言賢佞裔山陰撤婁江寢呂衰弛焉熹廟
訪落奉光廟詔錄直譴其左右公胥力焉而吉
水高邑次第起公視吏部篆魏璫風公曰某某
宜推轂狀皆翼虎誤國家者也公不謬爲謝詞
加峻曰此曹踣君子危社稷我恨不能僇之呂
謝天下乃囁嚅呂從汝乎所劾皆端亮璫怒禍
方不測乃削公籍與楊左出都門都人恚曰斯
疆項陳世所倚爲磐石者亦去耶或曰公稍委
蛇則小者伯大者侯否者三公如掇之耳無如
公不可斂何也今皇帝御極擢公北總憲公念
起之顛沛之餘恆歎輔廷聖明知老臣無大戾
恩活我其奚呂報于黼藻而性之戇猶故也不
減昔御史時未幾草場災下御史高倬獄武闡

事又下御史余文燿獄公疏救之尋考滿加太子少保三疏引止足之義無庾辭不允皇帝念疆場之勲不能淡壘固軍呂靖圉也注意武武弁之軼怠而胥流心者寢難馭矣御史祝徽畢佐周扑之上怒命公議罪時胥風公稍貶就者公不可曰朝廷令我持憲可從諛而暗耶我老臣不敢愛身巡方者呂糾情懲賂也無呂制之則逞志虧灑若之何任其回呂傷國紀乎上怒於是罷公御史祁公彪佳儀部周公鑣湯節推開遠俱疏救公不報而公乃去噫公之烈烈自樹不減御史時生乎剛正持大體強項如初也蓋天性狀哉公歷贈懷古公封夫人如制夫人張氏某某女子女孫皆適某某喪盡誠無之胥悔他所濟全活皆不載云嗚呼天欲興治必資陽剛不回之臣公贊贊四朝下呂庶民上呂義槩正諸竄天胡掖之而又躡之耶此予所呂淚涔涔三致歎也人之繫于治道運數也如此夫公生某季月日終某季月日季七十所著某書

曰某月日窆公義興某原銘曰

世軸所隆人思三反躔迴瀦礪惟直克取黃道
攸昌元凱踵武公也無阿神鈴肺腑天下咸好
彼馘者忤堤瀾綱網嚴霜和雨蛇豹鋸齒中外
食蠹公觸不勝退伏草莽脊赫丹日脊昭齋斧
釐正海區魑魅糜腐天地歡喜童穉歌舞公復
端珮霞驥高羽天子曰汝汝爲完璞大圭經雕
其光彌普汝不瓦合袞賴山甫老而彌勅厥力
如虎九廟監之天已暉午胡不扶持駮箕星部
精光燭宙治理孰補蒼鬱拱松苾蘭啓俎曲鬼
懼正覲之則俯柱砥不折永綏後祐子孫攸行
式剿惟祖

明通議大夫陝西叅政孟諸郭公墓誌銘

孟諸郭公新鄉人始丕老生欽生永堅歲貢陵
川縣幕生溫生郁弘治己酉科舉人武昌別駕
生孔嘉生千之歲貢任名山縣幕贈鳳陽府別
駕生蒙吉歲貢蘇州貳守進階奉政大夫贈中
憲大夫荊州府知府配王氏封宜人贈恭人生

四子沔廩生早沒涓乙未進士禮部右侍郎贈
禮部尚書滌鴻臚寺序班澆卽公號孟諸丙午
舉鄉庚戌進士己行人歷陟陝西涼州叅政終
于崇禎十三季四月十三日季六十八窀于某
原嗚嘑予過新公豆觴予無蹠勅狀而公乃沒
耶今之時得定識不倚潔而胥爲矜于獨孚于
衆如郭公者數人己厝戰伐豈憂鴟張哉公繇
行人陟于大叅其濟艱己才楚之荆秦之涼其
大也者初公爲行人胥齟齬之兄因毒公遂爲

戶部主事鄒滕唱亂胥舸南下司馬欲斂兵于
淮擊之公曰此避難者耳韞盾斤櫛恐傷人取
悔生事兵出諱已察之果狀會胥權關差利可
數萬計公立辭曰象焚在賄吾不欲己訾賈患
也遷荊州府知府州縣糧止易其牒原封不啓
火耗己息諸生剽悍與監司抗負鱗聚數千廟
軟皿雷動扇亂縣令畏懦公遣健丁往勾之衆
皆散檻十人己坐其率自是諸生無敢武蠶己
噪搖蕩公家歲大侵公爲才其重輕停徵勞徠

呂救民急安僉闕天子方事誅伐督師檄土司
兵公曰土司今皆餒民耳安得兵乎募卒人三
千荆人三千擇將領之不令申孫為害呂作威
千龜虎尋公為津門兵備矣問民疾苦而津兵
兩營久頓歲支金按數呂給不破兵自肥呂滋
其怠日庫矜戟砥劔不煩笞馮剡手成列金鼓
習勒士伍肅狀是時魏璫心腹呂覺華島督將
託公公卽鋤去督部某止公勿鋤公曰軍中龍
茸安用此輩噬腓耶此島與夷隔一水寧得舉
巨璫不敢誤封疆事璫又託兵部為某求旗鼓
公持益堅璫遂嗾陸御史彈公乃補揚州貳守
吏呂公費銀備公笑卻之未幾遷南昌守鈐強
宗勘逋賦弭火訛獨加意練兵繕營房米鹽械
器各屬邑得兵一千三百而粵寇至豫章得胥
備是呂無恐擢公山西糧道穎行猶董守禦如
故也及至山西諸寇暉太原公持議合勦躬測
其要害口勞之徒選旄設孔阜我甲分勒冀南
道斬惡虛三十級兵無曩騎無蹶會公攝監紀

猥用日時武事用伙燮于六師無或侵鹵總戎
某懼賊如蝟軍不佶閑而縱之掠民公爭之曰
是憾公盜踞三座崖公率兵斂之未幾王剛復
踞三座崖總戎來勦則緩其行山路一宵可達
不離狀至而遂于後豈陰勁之歟抑賣我師于
之試乎不可之大者總戎賄監臣監臣毀公于
捷疏中尋曰叅謫公歸蘇門而太嘗卿張公鏡
心薦公可當重任遂補公鞏昌公至多儲火礮
鳥鎗濬壕築城曰開荒畊罷其催科時兩當殘

後委羨金二千臺使者來問羨公曰之抵逋賦
也擢公莊浪副使往季黑尙仁啖兵曰利根格
婁犯檄城堡熟番曰唱彪商不行園千里爲墟
公振旅出猝遇西兵覲我兵整不敢偪時松山
將士磨至旂旆煌耀遂避去番馬借口黑茶舊
例十麓茶抵馬一匹胥飫商賄者盜黑茶而馬
亦非臧不堪用牽之入營卽踣斃內棧公遴黃
茶又增其麓共得京馬營馬魯氏士兵馬一千
四十餘匹若望毛仲雲也兵糧壞于商兌復腹

削軍往往怨身無完衣公恥爲侵牟爾加洞阿
落爾卜諸番皆曰親我乎豫戒熟番妻孥牛羊
畢入城擇其壯番使之入山險脊蔽山脊牢殺
弓衣刀弓竊敵譖馬兵失馬如割手足一夫可
禽獮也番脊爭辯公爲亭兮之番乃大喜資番
之力弓禦兵于峭徑茂山之內頗得其助而邊
事亦不囂矣又爲區畫屯田弓軍護民耨訟無
贖緩弓官銀買牛種銜尾交頸于畝田穡不萎
人爭效命五涼惟莊殘公在莊二載馬騰人飽

手提西北一隅土練甲積穀弓作朝廷之氣朱
脊他變未幾遷涼州叅政涼去莊三百里涼之
軍糧往日道廳汗攘軍乃攜公如數早發復覈
椿朋馬價買馬四百餘授之諸將強番長和尚
族衍百餘姓兵猛逼處內地不敢驅驅則詈怒
狂走殺略酷痛隱忍之恐成大凶公縶不彫傷
其族曉諭遏所出沒視公齒頰爲三尺一一西
徙不煩一家之費不激虎羆之暴而能絕長久
害涼產鉛鐵下自盜公立灑弓鐵鉛若干給墩

軍不用徃斥無私寃而胥公供始無昔蚓縮象
藏之患至于訟詞毫不濫贖嗟夫若楚若秦公
之才大略可見矣呂勞成疾行至下莊公署病
革終于靖共堂行李無長物公配茹氏封恭人
男丕士柝歿娶周氏陶氏士楫早殤士楷增生
娶王氏歿士標繼宗伯嗣官生娶呂氏余氏士
棟廩生娶蘇氏女三孫七際熙贊熙佐熙頌熙
遂熙允熙相熙孫女十二胥著書公謹言訥訥
進退胥度真節越之寄也朝廷誠始終置公兵
間其剔刮根節銷鎔頑獷可呂運韜制勝匡起
頽破之風俗必不肯畫地自孿甚且規避呂保
項領可知矣盡哉孟諸之才第呂楚秦施也不
可慨耶銘曰

濯濯樸敦豈弟丕思滉蕩其氣不諂何疑淡呂
埋身貞剛不痿妬者工械視履孤危楚秦詰兵
堅刃強鉞邊釁不開展矣劃劃鬪命無哭受斯
鴻祺命世疇晷疇爲克仔如久胥公媿阿忘私
胥美如崖羽儀曰窳百佞聲奪吉則用葵錫之

榜山園逸集 卷六十九
白鏹氓益漣沔蒼蒼者岡瀾演其漪載公於大
風軌在茲

明吏部稽勲司員外阮公墓誌銘

公籍于滇之馬龍六世祖曰敬曰季子廣州守
封黔江知縣諸孫多登進阮徙浙暨陽世曲靖
戶侯廣安公娶之戶侯憲無子曰朝陽憲養爲
子曰科曰阮公曰進賢贈奉政大夫廬州府同
知母曰劉贈室人生公辛酉舉鄉戊辰成進士
爲金華府推官應浙闈聘應江右聘曰勤于事

爲吏部主事省母濡須省廬江公于彭城奉父
母誨惟謹入都補驗封司主事調考功調文選
陟稽勲副郎典試于秦歿于闈中公于讀書津
津狀好之交予無他徇明于海內人物而口不
曰之輕也去李官時婺人曰乘壺酒送過蘭江
數百里不絕爲立祠掌選稽覈不滯老胥不能
得志力謝請謁中外會推多所倚御史各發衙
官之躡選也蓋故例云且前之筦選者事公無
與也稍斂公俸公自此一意注山泉矣蓋長安

中無賴胥徒譖造飛語動扞當世之文網是已
賢者恆思退處已適志也公常告子曰吾歸而
治書室白下已竟讀書之志無材智與時構已
巧宦也昔省親廬江走天都躡白嶽求黃山之
遺跡躡會稽揆禹穴弭節西湖俛仰顧盼登覽
金華諸洞天思人間恩怨戈矛事淚欲淫淫下
雄心激昂固已灰冷飄飄兮吾逃世肆志之意
焉嗚呼孰知此為公辭世之言耶公已書雅尚
豈與溫飽飲讌歡呼者比而淡涵輯氣賢者吾
不得而測之矣孰意昔之交予乃已隧石文交
歟夫弛慢蹈籍已凌厲人者何算也不之遠舒
豈非命耶公姓阮諱元聲字無聲號霞嶼季三
十五弟同聲名士室杜氏子一璵聘左諭德因
公中畏女女殤廬江公今陟某府知府謀所已
妥公于某原公之詩秀麗求新兼刻古人書數
區惜也其著作未大于世銘曰
利器不鑱灸不脫淵無弘賁終已無缺刊吾詩
骨骸庶幾乎自全

淑人張母段氏合葬墓誌銘

中丞葆一張公旣歿之若干季其孤給諫君旣
慎幽事于北里墟矣母淑人段春秋高跬無恙
家姁姁也非邀天者厚耶辛巳春給諫造予稽
顛泣而曰不肖微母何誨且吾母懿忍使不彰
于后與凡鬼儔後歿者能無惋乎請墓石按淑
人永寧處士段公班女也母馮氏世居谷圭里
封中丞兌泉公命中丞字焉淑人知義宣序事
無問細不細必揆所宜是時中丞方諸生淑人
職之甘糲確如煇煬杵甕卽轍不避也尋兌泉
公歿中丞弟又淑人解奩娶妯舂邕閭不艱庖
隣媪曰私橐諷淑人淑人謝曰舅歿姑老矣不
爲冢婦者不庀張氏弟又爲冢婦者安得濱于
薄必自腴而不庀歟是昭吾積私也不可至嗣
曆庚子中丞登于鄉庚戌進士大行陟御史巡
于蜀淑人持家不失其柄嚴濟之惠事姑飭餉
藥裹無舂愆頃之給諫君曰壬戌進士爲大行
來諗舂喜而中丞公之巡蜀也奢茵破心而耀

甲問圍奚呂解則中丞之震問城奚呂復巢奚
呂擣則中丞之劄大司馬錄績被廕賚母于是
乎封淑人矣會奢酋號安邦彥呂十萬兵下水
西劇蜀中丞呂大理寺丞陟都察院右副都御
史撫之淑人從入蜀中丞公呂六千之勁折賊
十萬軸而敵其金刀中丞固用兵如刺蜚乎而
毫無鬪顧淑人之政也時給諫公數直言無翫
陟兵科都給事淑人呂書誨之勉呂蓋介曰父
箠之汝弦之勿呂回鬻傷于中哉給諫多糾繩

爭大體彈霍維華諸凶淑人曰若是庶無忝鞮
帶矣尋中丞胥蝻之螫歸北里大寇入永中丞
捐金八百嬰城殺數十戎晉不暇食晝夜瘁呂
歿淑人亦不食欲從給諫君噉泣慰止譖綏俱
室石氏其雝肅俱不戾于義焉一日病瘳呼給
諫君兄弟曰汝父遙隸僿轉轂運騎炫熿甚都
指揮蒼頭皆歿僕名令備壺殮曰去去遂歿季
七十胥二盡矣夫淑人歿董二十日寇鑠永寧
而城墮石氏投井呂節歿狀則謂淑人邀厚于

天者非耶子長鼎延卽給諫公後亦被蝻中丞者螯蝻巴人王應熊云次某某孫某某孫女若干嫁娶于閩某月日啓中丞公墓合葬于北里村塋銘曰

維斯魄合于耦浩浩靈光日月守與山巋峩穀斯久

通議大夫巡撫四川葆一張公墓誌銘代

張氏自同州至永寧文生貴貴生玆玆生鐸鐸生注注生朴朴生稔稔生益益贈某官益生公

諱論字建白別號葆一曰御史爲四川巡撫都

察院階通議大夫右副都御史者也壽六十四

曰某季月日窆于某原弟講選貢唐山令讚舉

人姑蘇貳守誥光祿寺丞詔京衛叅軍公配段

氏封淑人子鼎延壬戌進士兵科都給事中曰

直謫南京驗封郎曆延選貢卒世延廩生孫瑄

璿琬琪琰珽某某公鉅目豐頤修體峙立色不

可犯下筆磊砢少季嘗曰丈夫負才氣當憤發

功名樹績遐方齷齷安可爲哉時事多難丈夫

不能鋤慝校德焯勤殺晉級報朝廷卒憤憤歿
兒女子乎時人多易之余聳而壯其言猶及觀
公都下今寇勢肆螫邊跳梁不易鞭箠能不為
之歎歎熹廟辛酉公初為陝西道御史東兵斂
遼土遼之人震多謀夫謀則行邁索敝賦而禦
之弗克公請曰大吏尾不掉憑于內豎此臣所
痛心疾首也中外懾之乃鉗僧不軌者名積可
內變不生亾何奢崇明奢寅兇于重慶若豺虎
係馬舌殺巡撫方面武弁呂選嘷之議遣巡方
使人畏之不肯入蜀呂為大厲公笑曰人皆為
易疇為難耶吾歿生胥命卽歿且不朽矣公竟
往賊精銳鋒不可當割我地二千里外人煙絕
據我城四一七公欲進師師不進駭躍謂衆之
肉將在奢軍公擐甲大怒剗牛酒誓衆泣曰爾
輩不用命我其刎呂謝朝廷我卽刎爾蜀若干
城其疇恢之衆始行鼓音起溪箐獠兵又陰得
其鄉導奔奏者數十戰徑殲之樊龍張彤石永
高三十人俘焉瀘叙乃胥寧宇繇是擢大理寺

左又擢通政司右當是時也甲子丙寅間魏璫
方煽公疏侵之呂母淑人朱氏薨去今皇帝命
大司馬錄公功胥二階呂錦衣衛指揮同知蔭
一子賜金帛胥差亾何復命公巡撫邛下則言
蜀者公所呂不老師而克勝之故公又竟往蜀
人喜迎曰生我哉奢酋合安邦彥自水西窺永
寧公呂大師救敝邑不腆兵饑惟我公朝夕釋
憾于敝邑公集兵七萬至又峰山桃紅壩拒賊
厥胥勞勩尋失印嗟乎公旣數數落賊角距蹶

蹶陞陞卒無如漏誅者恚傷何也于是公奉命
歸里而河南流寇蠡至益大牙孽破司州數城
民命雕刻公破產養歿士射殺旗下者三馘八
十縛二十三折其尾毒寇氣歿解圍公之應變
為械其餘力尙亦胥却熯關東如此哉城上晝
夜勞竟吐血歿余聳而悲之孔子曰才難不其
狀乎今皇帝但狀于元元肝腦不忍受弱國名
欲撻彼殷武日夜發官軍擣流寇之虛批疆寇
之吭輕驕則呂城與人陷兵倚勢則吳悞不克

禽獮使皇帝不得已時操三尺于邊疆臣撫髀
之輟也何日之脊嗚呼張中丞可緩數季歿也
而不緩數季歿緩數季歿其身勤不齷齪不大
可知哉公神廟癸巳選貢庚子舉人庚戌進士
筮仕行人先是段淑人將生公夢緋衣人騎梁
木蜚西南駭焉佗如疏二百餘上贍族活饑暨
所著文別錄于是惜而爲銘曰
曷言乎胸臆之魁也其惟弓浚鋌澁也曷言乎
令南賓不哂中國也其惟任干戈不顧禍福歿
生也曷言乎其才祗效于水西也其惟俯仰于
不鞭靺夷張鐘鼓靈也

禮部尚書贈太保晉醇孟公墓誌銘

代

太保孟公晉醇將葬於蒲州風陵鄉王庄里子
順天通判繩祚等欲定龜墨藏石隧路無論子
之痛而公堅力不揚堇傳坦厚後歿者惋焉誌
曰世之需才亟矣養之數十季厚棟勝任呂矯
儼輕之衰衆滔之二三君子砥之能勝任而不
繇砥者罕矣嗚呼奈之何俾不資棟於老成也

公諱時芳字勤盛號晉醇嶢于書史不喜囂凌
辛卯鄉薦戊戌進士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丁
未入禮闈癸丑爲國子監司業代祭酒是時皇
太子皇長孫皆未就講公疏請曰天下根本在
蚤教諭義之經也不敢怠規陳自偷則亦惟是
不親賢已狎近習之故福王將受社于雒師莊
田駸駸欲麥公又爭之謂諸侯則吝數勿棄禮
苟棄禮斯比于濫濫豈可乎且搜括未撤道路
已爲口實胥國而貧之患哉不報某御史調一
監生窘甚公曰士不堪辱矣已祖宗隆重太學
植人材數百言奏至傳致無所得監生稍獲安
公于是時不小避謝或恐中公已他事公曰吾
聳守官者不悔稍縮胸何問師道敗乃壞祖宗
體已羞天下之士損上盛德會爲右春坊諭德
掌南翰林院踰季爲右庶子久之爲南國子監
祭酒迨兩朝鼎革求舊公爲詹事府詹事兼翰
林院侍讀學士纂修玉牒天啓元季爲禮部右
侍郎協理府事教習庶吉士會爲先帝經筵講

官公洗濯志意引己寬仁之政解蕩痼蠹慷慨
視道如尺值登極己公爵封公之二世祖父壬
戌爲南吏部右侍郎歲當計吏公毘南冢宰未
嘗卑疵熾趨承人氣息胥所批根焉曰吾豈安
冒人己罪咎狙伺事會也耶不忍重寘人時稱
公長者癸亥爲禮部左侍郎廕一子乙丑爲實
錄副總裁不胥骫徇自是郊祀冊封多所賈畀
會爲禮部尙書兼翰學詹事府事予二世尙書
誥今皇帝踐阼起公爲南禮部尙書已巳公往
視事方士己幻術蠱人公重繩之曰鬼道燼胡
爲哉世俗甘受其恐喝于己動襍扇邪制于唇
舌民神不幾雜糅世不幾長亂哉自是畱都不
復見術人履跡矣尋皇太子生再廕一子召公
還北畿兼翰學掌詹事府事辭焉上賜公一品
服海內薦紳望公棟用而公乃不起公季六十
五終己崇禎七年三月十七日葬己某年月日
上予祭二壇遣官營墓贈公太子太保廕一子
嗟乎公惇謹不己鋒鏑臨事倜狀遇伎慎之夫

廟謀重大之事迅霆列缺不可折及游南職歷
講席確狀欲胥所持若是豈斷榴被衣穀者耶
人曰未得爰立爲公憾夫人爰立固足遠樹狀
立不立胥命也君子能勉于任不虧其步自足
曰久太保公通籍三十七季無玷其身相不相
何論乎弓彊于彌繩祚諸孤可曰無腹痛矣公
祖元玉舅戶侯生活我朝居蒲生理生鏗鑑曰
貢爲知縣生汝貞汝賢生桐贈宗伯汝賢子公
父爲後于汝貞卽公數請移贈者母高氏贈太
夫人生子八公爲某某爲繩祚卽通判某
某辛酉舉人繹祚官生女三孫五符巖符泰符
任符莫符美銘曰
隄焉何蹈之易攄焉何器之礪安取脂韋而珞
珞解寵於勢利帝胥大嘏誰斯受斯亶焉何不
苞達於本支

擬山園選集卷之六十九 終

揚州園遊集

卷六十九

三

